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九

般陽蒲柳泉甫著

邵臨淄

臨淄某公之女，太學李生妻也。未嫁時，有術士推其造，決其必受官刑。翁怒之，既而笑曰：「妄言一至于此，無論世家，女必不至公庭，豈一監生不能庇一嬖乎？」既嫁，悍甚，搥罵夫婿，以為常。李不堪其虐，忿鳴于官。邑宰邵公准其詞，簽役立勾。翁聞之大駭，率子弟登堂，哀求寢息，弗許。李亦自悔，求罷。公怒曰：「公門內豈作輟畫由爾耶？」必拘審。既到，略詰一二言，便曰：「真悍婦，杖責三十，臀肉盡脫。」

異史氏曰。公室有傷心于閨闈。取何怒之暴也。然邑有賢宰。里無悍婦矣。誌之以補循吏傳之所不及者。

○○○于去惡

北平陶聖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寓居郊郭。偶出戶。見一人負笈。佳。讓以下。吾未就者。略詰之。遂釋負于道。相與傾語。言論有名士風。陶大說之。請與同居。客喜。携囊入。遂同棲止。客自言順天人。姓于。字去惡。以陶差長。凡之于性。不喜游曠。常獨坐一室。而案頭無書卷。陶不與談。則嘿卧而已。陶疑之。搜其囊篋。則筆研之外。更無長物。怪而問之。笑曰。吾輩讀書。豈臨渴始掘井耶。一日就陶借書去。閉戶。

抄其疾終日五十餘紙亦不見其摺疊成卷竊窺之則每
一稿脫則燒灰吞之愈益怪焉詰其故曰我以此代讀耳
便誦所抄書頃刻數篇一字無訛陶悅欲傳其術于以爲
不可陶疑其吝詞涉請讓于曰兄誠不諒我之深矣欲不
言則此心無以自剖驟言之又恐驚爲異怪余何陶因謂
不效于曰我非人寔鬼耳今冥中以科目授官七月十四
日奉詔考簾官十五日士子入闈月蓋榜放矣陶問考簾
官爲何曰此上帝慎重之意無論烏吏簾官皆考之能文
者以內簾用不通者不得與焉蓋陰之有諸神猶陽之有
守令也得志諸公目不暇墳典不過少年持賦門磚獵取

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數年。取文學士胸中尚
有字耶。陽世所以陋劣倖進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
耳。陶深然之。由是益加敬畏。一日自外來有憂色。僕曰。僕
生而貧賤。自謂死後可免。不謂適遭先生相從地下。陶請
其政。曰。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玉簾官之考。遂罷。數十年游
神耗鬼。雜入衡文。吾輩寧有望耶。陶問此輩皆誰何人。曰。
即言之。君亦不識。略舉二三人。大槩可知。辯正師曠。司庫和
嶠是也。僕自念命木堪可憑。文不可恃。不如休耳。言已快。
遂將治任。陶挽而慰之。乃止。至中元之夜。謂陶曰。我將入閻
頗于昧爽時。持香炷于東野。三呼却惡。我便至。乃出門去。陶

沽酒烹鮮以待之。東方既白。故如所囑。無何于偕一少年
來問其姓字。于曰。此方子晉。是我良友。適于場中相邂逅。
聞兄盛名。深欲拜識。同至寓。東燭為禮。少年亭止。似玉意
度。謙婉。陶甚愛之。便問于晉佳作。常大快意。于曰。言之可
笑。聞中心則作。近半矣。細審主司姓名。覆具選出。奇人也。
陶扇爐進酒。因問關中何題。去惡慰解。杏子曰。書苑經論
各一。夫人而能之。策問自古邪僻固多。而世風余亦奸情
醜態。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獄所不得。蓋抑非十八獄所能
容。是果何術。而可。或謂原音加一二獄。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
其耳增與否。與。或別有道以清其源。爾多士其悉言勿隱。

弟策雖不佳。頗爲痛快。表擬天鹿殄滅。賜羣臣龍馬天衣。有差。次則瑤台應制詩。西池桃花賦。此三種。自謂場中無兩矣。言已鼓掌。方笑曰。此時快心。放兄獨步矣。教辰后不痛哭。始爲男子也。天明方欲辭去。陶曲與同寓。方不可。但期暮至。三日竟不復來。陶使于往尋之。于曰。無須。子晉奉琴。非無意者。日既西。方果來。出一卷授陶曰。三日失約。敬錄舊執百餘作。求一品題。陶捧讀大喜。一句一贊。略盡一二首。遂藏諸笥。談至更深。方遂臥。與于共榻。寢自此爲常。方無息不至。陶亦無方不惟也。一夕倉皇而入。向陶曰。地榜已揭于五兄落第矣。于方臥。聞言驚起。盡然流涕。二人

極意慰籍涕始止然相對嘿殊不可堪方曰遠聞大巡環
張桓侯將至恐失志者之遺言也不然文場尚有翻覆十
聞之色喜陶詢其故曰桓侯翼德三十年一巡陰曹三十
五年一巡陽世兩間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乃起拉方
俱去兩夜始返方嘉謂陶曰君不負五兄耶桓侯前夕至
裂碎地榜七上名字止存三之一漏閱遺卷得五兄甚喜
荐作文南巡海使旦晚輿馬可到陶大喜置酒稱賀酒數
行于問陶曰君家有間舍否問將何爲曰于音無鄉土
又不忍起然于兄弟意欲假館相依陶喜曰如此爲幸多
矣即無多屋宇同榻何碍但有嚴君須先關白于曰審知

尊大人慈厚可依。兄場闈有日。子晉如不能持。先歸何如。陶的伴逆旅以待同歸。次日方暮。有車馬至門。接于蒞任。于起握手曰。從此別矣。一言歡者。又恐阻銳進之志。問何言。曰。君命淹塞。至非其時。此科之分十之一。后科桓侯臨世公道初彰。十之三。三科始可望也。陶聞欲中止。于曰。不然。此皆天數。即明知不可。而定之艱苦。亦要歷盡耳。又顧方曰。勿淹滯。今朝年月日時皆良。即以輿蓋送君歸。僕馳馬自去。方忻然拜別。陶中心迷亂。不知所囑。但揮涕送之。見輿馬分途。頃刻都散。始悔子晉北旋。未致一字。而已無及矣。三場畢。不甚滿志。奔波而歸。入門問子晉家中並無

知者因爲父述之。父喜曰：若然，則客至久矣。言已，請入拜。母翁方謙，却遣家媪入曰：夫人產公子矣。恍然而醒。大奇之。是日陶言適與夢符，乃知兒即子晉后身也。父子各喜。名之小晉。兒初生，善夜啼。母苦之。陶曰：倘是子晉，我見之。帝當止。俗忌客忤，故不令陶見。母患啼不可師，乃呼陶入。陶鳴之曰：子晉勿爾。我來矣。兒啼正急，聞聲輟止，停睇不瞬。如客頽狀。陶摩頂而去。自是竟不復啼。數月后，陶不敢見之。見則折腰索抱。走去則啼不可止。陶亦狎愛之。四歲離母，輒就兄眠。兄他出，則假寐以俟其歸。兄于枕上教毛詩，誦聲呢喃，夜盡四十餘行。以子晉遺文授之，欣然樂讀。

過口成誦。試之他文不能也。八九歲。省目朗徹。宛然一子
晉矣。陶兩入闈。皆不第。丁酉。文場事發。薦官多遭誅。遂貢
舉之途一肅。乃張巡環力也。陶下科中副車。尋貢。遂灰志
前途。隱居教弟。嘗語人曰。吾有此樂。翰苑不易也。

異史氏曰。余每至張夫子廟堂。瞻其鬚眉。凜凜有生氣。
又其生平。喑啞如霹靂聲。牙馬所至。無不大快。出人意
表。世以將軍好武。遂置與絳灌伍。寧知文昌事繁。須臾
固多哉。嗚呼。三十五年。來何暮也。

王阮亭云。數科來闈。卽公行。非敢名。卽墜斷。脫有桓侯。
亦無如何矣。悲哉。

狂生

劉學士師言濟寧有狂生某善飲家無儋石而得錢輒沽初
不以窮厄為意值新刺史蒞任善飲無對聞生名招與飲
而悅之時共談宴生恃其狎凡有小訟求真者輒受薄賄
為之緩頰刺史每可其請生習為常刺史心厭之一日早衙
持刺登堂刺史覽之微笑生厲聲曰公如所請可之不如所請
否之何笑也聞之士可殺而不可辱他固不能相報豈一笑不能報
耶言已大笑聲震堂壁刺史怒曰何敢無禮寧不聞城門令
尹耶生掉臂竟下大聲曰生負無門之可滅刺史益怒執之
訪其家居則并無田宅惟携妻在城堞上住刺史聞而釋之但

遂不令居城垣朋反憐其狂為買數尺地購斗室焉入而居之嘆曰今而後畏金尹矣

異史氏曰士君子奉法守禮不敢刻人于市而自虐者奈我何哉然仇之猶得而加者徒以有門在耳夫至無門可滅則怒者更無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謂貧賤驕人者耶獨是君子雖貧不輕干人乃以口腹之累嗾公堂焉斯下矣雖然其狂不可及

○○○風仙

劉赤水平樂人少穎秀十五入郡庠父母早亡遂以游蕩自廢家不中窳而性好脩飾衾櫛皆精美一夕被人招飲忘滅燭而去酒數行始憶之急返聞室中語伏窺之見少年擁翠者眠榻

上宅臨貴家廢第。恒多怪異。心知其孤。亦不忍入。而叱曰。臥櫺
豈容鼻睡。二人惶遽。抱衣赤身遁去。遺紫紵袴。一帶上繫針
囊。大悅。恐其竊去。藏衾中。而抱之。俄一蓬頭婢。自門譯入。向劉
索取。劉笑。要償。婢請遺以酒。不應。贈以金。又不應。婢笑而去。旋返
曰。大姑言如賜。還當以往。耦為報。劉問伊誰。曰。吾家兒姓。大姑小
字。八仙。共卧者。明郎也。二姑。梓仙。遙富川丁官人。三姑。鳳仙。較兩姑
尤美。自無不當意者。劉恐失信。請坐待。好音。婢去。復返。曰。大姑
寄語官人。好事。豈能辭合。遠與之言。反遭詬厲。但緩時日。以待
之。吾家非輕諾寡信者。劉付之。過數日。渺無信息。薄暮。自外
歸。閉門。甫坐。忽數扉自啟。兩人以被承女郎。手捉四角而入。曰。

送新人至矣。笑置榻上而却近視之。酣睡未醒。酒氣猶芳。顏頰醉態。傾絕人寰。喜極為之捉足解襪。抱體緩裳。而女已微醒。開目見劉。四肢不能自主。但恨曰。八仙淫婢。實我矣。劉狎抱之。女嫌膚冰。微笑曰。今夕何夕。見此仙人。劉曰。子多知。如此。京人何遂相歡愛。既而曰。婢子無耻。玷人牀寢。而以妾換袴耶。必小報之。從此無夕不至。綢繆甚殷。袖中金釧一枚曰。此八仙物也。又數日。懷繡履一雙。珠嵌金繡。工巧殊絕。且囑劉暴揚之。劉出誇示親黨。求覩者皆以賞酒為勸。由此奇貨居之。女夜來詐別語。怪問之。答云。姊以獲故恨。欲携家遠去。隔此我好。劉懼。願還之女云。不云。彼方以此挾我。如還之中。其機矣。劉問何不獨留。曰。

父母遠去，一家十餘口，俱托胡，即經紀。若不從去，恐長去婦，造黑
白也。從此不復至。逾二年，思念甚切，偶在途中，遇女郎，騎驢，馬
老僕，鞭之，摩肩過。反啓障紗，相窺，丰姿艷絕。頃一少年後至，曰
女子何人，似頗佳。願劉並贊之。少年拱手笑曰：太過獎矣。此即山
荆也。劉惶愧謝過。少年曰：何妨，但南陽三葛，君得其龍，區區者
又何足道。劉疑其言。少年曰：君不認竊賊，眠臥榻者耶。劉始悟為
胡，叙條骨之詛，嚙誰甚。歡。少年曰：岳新婦，將以省親，可同行否。
劉喜從。入繁山，上故有邑人避亂之宅，女下馬入，少間，教人出。
望曰：劉官人亦來矣。入門，謁見翁媪。又一少年，先在靴袍，炫美。
翁曰：此富川丁婿，并掃就坐。少時酒炙，紛綸談笑，頗洽。翁曰：

今日三婿并臨。可稱佳集。又無他人。可喚兕觥來。作一團圓之會。俄婢媿出。翁命設坐。各傍其婿。八仙見劇。惟掩口而笑。鳳仙輒與嘲弄。水仙貌少亞。而沉重。温克滿座。傾談。惟把酒含笑而已。于是履舄交錯。蘭麝射熏人。飲酒樂甚。割視床頭樂具畢備。遂取玉笛。請為翁壽。翁喜。命善者各執一藝。因而合座爭取。惟丁與鳳仙不取。八仙曰。丁即不請可也。汝寧指屈不伸者。因以拍板擲鳳仙懷中。便串繁响。翁悅曰。家人之樂極矣。兕觥俱能歌舞。何不各盡所長。八仙起。捉水仙曰。鳳仙從來金玉其音。不敢相學。我二人可歌洛妃一曲。二人歌舞。方已。適婢以金盃進菓。都不知其何名。翁曰。此自真臘携來。所謂田婆羅也。因搦

數枚送丁前。鳳仙不悅曰：婿豈以貧富為愛憎耶？翁微哂不言。
八仙曰：阿爹以丁郎異縣，故是客耳。若論長幼，豈獨鳳妹？有奉
大酸婿耶？鳳仙終不快。解華妝，以鼓拍授婢，唱破筵，一折聲，泪
俱下。既闕，拂袖逕去。一座為之不懌。八仙曰：婢子喬性，猶昔，乃追
之，不知所往。劉無顏亦辭而歸。至半途，見鳳仙坐路旁，呼與
並坐，曰：君一丈夫，不能為床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願
好為之。舉足云：出門勿遠，棘刺破履矣。所贈物在身邊否？
劉出之，女取而易之。劉乞其敝者，黷然曰：君亦大無賴矣。幾見
自己余枕之物，亦要懷藏者，如相見愛一物，可以相贈，旋出一鏡
付之，曰：欲見妻當於書卷中覓之，不然相見無期矣。言已不見。

怙恃而歸。視鏡則鳳仙皆立其中。如望去人於百步之外者。因念所屬謝客下帷。一日見鏡中人忽現正面。盈七欲咲。益重愛之。無人時。輒以共對。月餘。銳志漸衰。進恒忘返。歸見鏡影。慘然若涕。隔日再視。則皆立如初矣。始悟為己之廢學也。乃閉戶研讀。晝夜不輟。月餘。則影復向外。自此驗之。每有事。荒廢則其容戚。教日攻苦。則其容笑。於是朝夕趨之。如對師保。如此二年。一舉而捷。喜曰。今可以對我鳳仙矣。攬鏡視之。見畫黛淺長。教筆微露。喜容可掬。宛在目前。愛極。停睇不已。忽鏡中人笑曰。影裏情郎。畫中愛寵。今之謂矣。驚喜四顧。則鳳仙已在座右。握手問翁。起居。曰。妾別後。不曾歸家。伏處巖穴。聊與君公。耳。

劉赴宴郡中女請與俱共乘而往人對面不相窺既而將歸陰與
劉謀偽為娶於郡也者女既歸始出見客經理家政人皆謂其
美而不知其狐也劉僞富川令門人往謁之遇丁殷亡邀至其家
歎禮優沃言岳父母近又他徙內人歸寧將復當寄信往并
詣甲賀劉初疑丁亦狐及細審邦族始知富川大賈子也初丁
自別業暮歸遇水仙獨步見其美微晚之女請附驥以行丁喜
載至齋與同寢處櫺隙可入始知為狐女言即勿見疑妻以君
誠篤故願托之丁娶之竟不復娶劉婦假貴家廣宅備客燕
寢洒掃光潔而苦無供帳隔夜視之則陳設煥然矣過數日
果有三十餘人賣旗采酒禮而至與馬饋絲填溢堦巷射揖翁

及丁胡入客舍。鳳仙逆姬及西姨入內寢。八仙曰：婢子今貴，不恣
水入矣。劉履猶存，在女搜付之曰：履則猶是也。而破千人看破
矣。八仙以履擊背曰：桂汝寄於劉，即乃投諸天。祝曰：新時如花
開。齋時如花謝。暫重不曾着。姮娥來相借。水仙亦代祝曰：曾
經籠玉笋。着出萬人稱。若使魚娥見。應憐太瘦生。鳳仙撥火
曰：夜上青天。一朝去所執。馬得織。影偏與世人看。遂以灰
捻棒中。堆作十餘分。望見劉來。托以贈之。但見繡履。湘梓悉
如故。歎八仙急出。推拜墮地。上有一二隻存者。又伏吹之。其
跡始滅。次日丁以道遠。夫婦先歸。八仙貪與妹戲。翁及胡屢
督促之。得午始出。與衆俱去。初來儀從。過威觀者如市。有兩

窺見麗人魂魄喪失，因謀劫諸途，傾其離村尾而去。相
隔不盈一尺，馬極奔，不能及，至一處兩崖夾道，輿稍緩，追及之。
持刀吼咤，人衆都奔，下馬啓簾，則老嫗坐馬，方疑悞掠其姪，
練他顧而兵傷右臂，項已被縛，凝視之，崖并非崖，乃平樂城
門也。輿中則李進士母，自鄉中歸耳。一寇後至，亦被斷馬足，
而繫之門，丁執送太守，一訊而伏，時有大盜未獲，詰之，即其人也。
明春劉及第，鳳仙以招禍故，悉辭內戚之賀，劉亦更不他
娶，及為郎官，納妾生二子。

異史氏曰：嗟乎！冷暖之態，仙凡固無殊哉。少不努力，老大
徒傷，惜無好勝佳人，作鏡影，悲笑耳。吾願恒河沙數仙

人并遣僮女昏嫁人間。則貧窮海中。少苦衆生矣。

。 。 終客

董生。徐州人。好擊劍。每慷慨自負。偶于途中遇二客。跨蹇同行。與之語。談吐豪邁。詰其姓字。云遼陽何姓。問何往。曰。余出門二十。年。適自海外歸耳。董曰。君遨遊四海。閱人甚多。曾見異人否。佟曰。異人何等。董乃自述所好。恨不得異人之傳。佟曰。異人何地無之。要必忠臣孝子。始得傳其術也。董又毅然自許。即出佩劍。彈之而歌。又斬路側小樹。以矜其利。佟掀髯微笑。因便借觀。董授之。展玩一過。曰。此甲鐵所鑄。為汗臭所蒸。最為下品。僕雖未聞劍術。然有一劍。頗可用。遂於衣底出短刃。尺許。

以削董無毛耗如瓜瓞。應手斜斷如鳥蹄。董駭極亦請過手。再三拂拭而後返之。邀修至家。堅留信宿。叩以劍法。謝不知董按膝雄談。惟敬聽而已。更既深。忽聞隔院紛拏。隔院為生父居。心驚疑。近壁凝聽。但聞人作怒聲曰。放汝子速出。即刑便赦。汝少頃似加榜掠。呻吟不能者。真其父也。生捉戈欲往。修止之曰。此去恐無生理。宜審萬全。生皇然請教。修曰。盜坐名相索。必將甘心焉。君無他骨肉。宜厲後事於妻子。我啓戶為君警。所僕生諾。入告其妻。妻牽衣泣。生壯念頓消。遂共登樓。工尋弓。覓矢。以備盜攻。倉皇未已。聞修在樓簷上笑曰。賊奪去矣。燭之已杳。遠巡出。則見羽赴鄰。飲籠燭。歸惟庭前多編管。遺反馬。

乃知佟異人也。

異史氏曰：忠孝人之血性，古來臣子而不能无君父者，其初豈遂無提戈壯往時哉？要皆一轉念誤之耳。昔斛繒與方孝儒相約以死，而卒食其言，安知天約歸後，不臨牀頭人鳴泣哉？

邑有快役某，每教日不歸，妻遂與里中無賴通。一日歸，值少年自房中出，大疑，苦詰妻，亡不服。既於床頭得少年遺物，妻窘無詞，惟長跪哀乞。某怒甚，擲以繩，逼令自縊。妻請收服而死，許之。妻乃入室理妝，某自酌以待之。呵叱頻催，俄妻炫服出，含涕拜曰：君果忍令奴死耶？某盛氣叱之，妻返走入房，方將結帶，某擲蓋呼曰：咄，返矣！一頂綠頭巾，或不能

整人死取遂為夫婦如初此亦大紳者類也一笑

○○○愛奴

河間衛生設教于愚。臘初歸。逢一吏。審視曰。徐先生擬悞矣。明誠投教何所。答曰。仍舊。吏曰。敬業姓施。有舍甥。延求明師。遣札。甚至東。曉聘。呂子廉。梁已受。贅。授門。君如苟就。束儀。請倍于恩。徐以成約。為辭。吏曰。信行君子也。然去新歲高遠。故以黃金一兩為贄。暫留教之。明歲另議。何如。徐可之。吏下馬呈禮函。且曰。敝里不遠矣。宅基臨河。畜馬。歎請。即遣僕馬去。散步亦佳。徐從之。以行李寄。吏馬上行。三四里許。日既暮。始抵其宅。滙釘獸環。死無世家。呼甥出拜。

十三四歲童子也。史曰妹夫潯南川，舊為指揮使，止道此兒，頗不鈍，但嬌慣耳。得先生一月善誘，當勝十年未幾。設筵，情極豐美，而行酒下食，皆以婢媪。一婢執壺侍立，年約十五六，風致韻絕，心竊動之。席既終，史命妾置床，寢始解而去。天未明，兒出就學。徐方起，即有婢來，捧巾侍盥，即執壺人也。日給三餐，悉此婢。不夕又來掃榻。徐問何無僮僕，婢笑不言。佈衾，遲去。次夕復至，入以游語。婢笑不拒，遂與狎。因告以吾家並無男子，外事則托施舅，妾名愛奴。夫人雅敬先生，恐諸婢不潔，故以妾來。今日但須緘密，恐發覺，兩無顏也。一夜共寢，忘時。為公子所遺，徐慚，作不自安。至夕，婢來曰：幸夫人重

君不然敗矣。公子入告，夫人急掩其口，若恐君聞，但戒妾勿得久留齋館而已。言已遂去。徐甚德之。然公子不善諧，訶責之。則夫人輒為緩頰。初，猶遣婢傳言，漸親出隔戶與先生語，往往雲梯顧。每晚必問公子曰：「課徐頗不耐，作色曰：『既從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我不慣作。請辭。」夫人遣婢謝過，徐乃止。自入館以來，每欲一出，登眺輒錮閉之。一日醉中快悶，呼婢問故，婢言無他，恐廢學耳。如必欲出，但請以夜。徐怒曰：「受人數金，使當淹禁死耶？教我寧何之乎？」久以素食為耻，勢固猶在囊耳。遂出金，置几上，治裝欲行。夫人出，脉脉不語，惟掩袂哽咽。使婢送金，啓鑰送之。徐覓門戶偏側，走數步，日光射入，則身自陷塚中。出四

望荒涼一古墓也。大駭然。心感其義。乃賣所賜金。封堆植樹。而去。過歲復經其處。展拜而行。遙見施叟。笑致溫。和邀之。殷。心。知其鬼。而欲一問。夫人起居。遂相將入村。沽酒共酌。不覺日暮。叟起。階。酒。價。便言寒舍不遠。令姝亦還歸寧。堂移玉趾。為老夫。核除不祥。出村數武。又一里落。叩扉入。秉燭向客。俄將夫人自內出。始審視之。蓋四十許。鬼人也。拜謝曰。式微之族。門戶零落。先生。澤及枯骨。真無計可以償之。言已泣下。既而呼愛奴向。徐曰。此。棟。妻所憐愛。今以相贈。聊慰客中寂寞。凡有所須。渠亦略能解。意。徐唯。少。間。見。姝。俱去。婢。留。侍。寢。雞。初。鳴。叟。即。來。促。裝。送。行。夫。人。亦。出。囑。婢。善。事。先生。又。謂。徐。曰。從。此。尤。宜。謹。秘。彼。此。遺。道。詭。

異恐好事者造言也。徐諾而別。與婢共跡。至館獨處一室。與同
棲止。或客至。婢不避人。亦不之見也。偶有所欲。意一萌。而婢已致
之。又善坐一椀。莎而疴。且愈。清明歸。至墓所。婢辭而下。徐鴨代謝
夫人。曰諾。遂沒。數日。瓦方擬展墓。見婢華妝坐壺下。因與俱
發。終歲往還。如此為常。欲携同歸。執不可。歲杪。辭館歸。相訂
後期。婢送至前坐處。指石堆曰。此妾墓也。夫人未出閣時。僕從
服後。天祖瘞此。如再過。以炷香相吊。當得復會。別歸。懷思頗苦。
敬往視之。殊無影响。乃市柳發塚。意將載骨歸。至以寄懸墓
穴。開自入。則見顏色如生。膚雖未朽。衣敗若灰。頭上玉飾金釧
都如新製。又視臂間。累黃金數錠。卷懷之。始解袍覆尸。抱入

材內債與載歸傳諸別第飾以繡裳獨宿其傍真有靈應
忽愛奴自外入笑曰劫墳賊在此耶徐驚喜慰問婢曰向擬夫人
往東昌三日既歸則舍宇已空頻蒙相邀所以不肯相從者以
少受夫人重恩不忍離過耳今既到我家即速痊痊便見厚德
徐問有百年復生者否方懼如故何不效之嘆曰此有定數世
傳靈蹟半涉幻妄要欲復起動履亦復何難但不能類生人
故不必也乃啓棺入尸即自起亭上可愛探其懷則冷若冰雪
遂將入棺復卧徐強止之婢曰妾過蒙夫人寵主人自異域來
得黃金數萬妾竊取之亦不甚追問後潮危又無憾焉遂藏
以自殉夫人痛妻天謝又以寶飾入歛身所以不朽者不過得

金寶之餘氣耳。若在人世豈能久乎。必欲如此切勿強以飲食。若使靈氣一散則游魂亦消矣。徐乃構精舍與共寢處笑語一如常人但不食不息不見生人年餘徐飲薄酒。既殯瀝強灌之立刻倒地口中血水流溢終日而尸已變。哀悔無及厚葬之。

異史氏曰。夫人教子無異人世。而所以待師者何厚也。不亦賢乎。余謂斃尸不如雅鬼。乃以指大之俗葬。致靈物不享其長年惜哉。

章邱朱生素剛鯁。設帳於某貢士家。每隨弟子。內輒遣婢婢為乞兒。不聽。日親詣窗外。與采聞說。朱怒。執界方大罵而

出婦快而奔。朱追之。自後橫擊。醫股。鏃然作皮。吹聲。令人笑絕。

長山某。每延師。必以一年束金。合終歲之盈虛。計每日得若干數。又以師離齋。歸燕之日。詳記為籍。歲終。則公同按日而乘除之。為生館其家。初見操珠盤來。得政甚駭。既而暗生一術。反嘆為喜。聽其覆算。不少校。翁大悅。堅訂來歲之約。馬辭以故。遂薦一生。爭誇者自代。及就館。動輒詬罵。翁無奈。遂含忍之。歲杪。携珠盤至。生勃然怒極。姑聽其算。翁又以途中日晝歸於西。生不受撥珠歸東。而爭不決。操戈相向。兩人破頭爛額。而赴公庭焉。

○○○小梅

蒙陰王慕貞世家子也。偶遊江浙，見媼哭於途，詰之，言先夫止道一子，今犯死刑，誰有能出之者？王素慷慨，誌其姓名，出囊中金為之奔旋，竟釋其罪。其人出，聞王之救已也，茫然不解其故，訪詣旅邸，感泣謝問。王曰：無他，憐汝母老耳。其人大駭曰：母故已久，王亦異之。抵暮，媼來申謝，王咎其謬誣。媼曰：實相告。我東山老狐也。二十年前，曾與兒父有一夕之好，故不忍其兒之餓也。王悚然起敬，再欲詰之，已杳。先是，妻賢而好佛，不如葷酒，治潔室，懸觀音像，以無子，日焚香其中，而神又最靈。輒示夢教人趨避，以故家中事皆取決焉。後有疾，暴篋移榻其中，又別設錦褥於

內室而扁其戶。若有所伺。王以為惑。而以其疾勢昏瞶。不忍傷之。卧病二年。思置常屏人。獨寢。潛聽之。似與人語。怒。門視之。又寂然。病中他無所慮。有女十四歲。惟日催治裝。遣嫁。既。呼王至榻前。執手曰。今決矣。初病時。菩薩告我。命當速死。念不了者。幼女采嫁。因賜少藥。俾延息以待。去。敕菩薩將回南海。留案前。傳女小梅為妾。服役。今將死。薄命人又無所出。侑兒妻所憐。愛。悲。取悍怒之婦。令其子母失所。小梅姿容秀美。又温澁。即以為繼室。可也。蓋王有妾生子。名侑。地王以其言荒唐。曰。卿素敬者。神今出此言。不已。褻乎。答云。事我年餘。相忘形體。我已嬖求之矣。問小梅何處。曰。室中。非耶。方欲再詰。閉目已逝。王夜守靈幃。聞室

中隱隱啜泣大駭疑為鬼。喚諸婢妻啟鑰視之。則二八麗者。縵服在室。衆以為神。共羅拜之。女歔涕扶掖。王凝注之。俯首而已。王曰。如果亡室之言非妄。請即上堂。受兒女朝謁。如其不可。僕亦不敢妄想。以取罪過。女颯然出。竟登北堂。王使婢為設坐。南嚮。王先拜。女亦答拜。下而長幼卑賤。以次伏叩。女蒞容坐。受。惟妾至。則視之。自夫人卧病。婢情奴偷。家久替。衆恭已。肅。列侍。女曰。我感夫人盛意。羈留人間。又以大事相委。汝輩宜各洗心。為主効力。從前愆尤。悉不計較。不然。莫謂室無人也。共視座上。真如懸觀音圖像。時被微風吹動。聞言悚惕。聞然並諾。女乃排撥。喪務一切。井。由是大小無敢懈者。女於日經紀內外。王將有作。

亦稟白而行。然雖一夕數見，並不交一私語。既宿，王欲申前約，不敢徑告。嚙妾微示意，女曰：妾受夫人尊囑，義不容辭。但匹配大禮，不得草草。年伯黃先生位尊德重，求使主秦晉之盟，則惟命是聽。時沂水黃太僕致仕閑居，子王為父執往來最善。王即親詣，以實告。黃竒之，即與同來。女聞即出展拜。黃一見，驚為天人，遜謝不敢當禮。既而助妝優厚，成禮乃去。女餽遺祀顧苦奉舅姑，由此交益親合。邈后王終以神故，褻中帶肅。時研詰菩薩起居，女笑曰：君亦太愚焉。有正直之神，而下婚塵世者，王力審所自。女曰：不必研窮。既以為神，朝夕供奉，自無殃咎。女御下常寬，非笑不語。然婢賤戲狎時，遙見之則默，上無聲。女笑。

諭曰：豈爾輩尚以我為神耶？我何神哉？實為夫人姨妹，少相交好，姊病見思，陰使南村王姥招我來第，以日近，姊夫有男女之嫌，故托為神道，閉內室中，其實何神？衆猶不信，而日侍邊傍，見其舉動不少異於常人，浮言漸息，然即頑奴鈍婢，王素捷楚所不能化者，女一言無不樂於奉命，皆云並不自知，實非畏之，但睹其貌，則心自柔，故不忍拂其意耳。以此百廢具舉，數年中，田地連阡，倉廩萬石矣。又數年，多產一女，女生一子，子生左臂有朱點，因字以紅，猶月女使王盛廷招黃，賀儀豐隆，但辭以髦不能遠涉，女道西盟，強邀之。黃始至，抱兒出袒其左臂，以示命名之意。又再三問其吉凶，黃笑曰：此喜紅也，可增一

字名壽。紅女大悅，更出展叩。是日鼓樂充庭，貴戚如市。黃面三日始去。忽門外有輿馬來，逆女歸寧，向十餘年，並無衣葛。共議之，而女若不聞。理妝竟，抱子於懷，要王相送。王從之，至二千里許，寂無行人。女停輿呼王下騎，屏人與語曰：王即玉郎，會短離長，諫可惡否？王驚問故。女曰：君謂妻何人也？答曰：不知。女曰：江南極一死罪，有之乎？曰有。曰：哭於路者，吾母也。感義而思所報，乃因夫人好佛，附為神道。實將以女報君也。今幸生此極裸物，此願已慰。妾視君，晦運將來，此見在家，恐不能育，故借歸寧，解見危難。君記取家有死口時，當於晨雞初唱，詣西河柳堤上，見有挑葵花燈來者，遮道苦求，可免災難。王曰：諾。

因訊歸期。女云不可預定。要當牢記吾言。後會亦不遠也。臨別
執手黯然。交涕。俄登輿。疾若風。王望之不見。始返。經六七年。統
無音問。忽四鄉瘟疫流行。死者甚衆。一婢病三日死。王念曩囑
願以關心。是日與客飲大醉而睡。既醒。聞鷄鳴。急起。至堤頭。
見燈光烟燂。適已過去。急追之。止隔百步許。愈追愈遠。漸不
可見。懊恨而返。數日暴病。尋卒。王族多無賴。共惡陵其孤寡。
田禾樹木公然伐取。家日凌替。踰歲。仰光又殲。一家更無所主。
族人益橫割裂田產。廄中牛馬俱空。又散瓜分第宅。以妻居故
遂將數人來。強奪第之。妻慙。幼女。母子環泣。慘動鄰里。方
危難間。俄聞門外有肩輿。入共覘。則女外小郎自車中出。四

顧人紛如市。問此何人。妻更訴其由。女顏色慘變。使喚從來
僕從。圍門下鑰。衆欲抗拒。而手足若瘡。女令一叢縛繫諸
廊柱。日與薄粥三甌。即遣老僕奔告黃公。然後入室哀泣。
泣已。謂妻曰。此天教也。已期前月來適。以母病。耽延。遂至
於今。不謂轉眄。已成坵墟。鬪奮時。婢媼。則皆被族人
掠去。又益教歎。越日。婢僕聞女至。皆自遁歸。相見。無不
流涕。所繫族人。共謀。兇非。將貞體。祀女。亦不置辨。既而
黃公至。女引兒出迎。黃握兒臂。便將。左袂。見朱記。宛然。
因袒示衆人。以証其確。乃細審夫物。登簿記名。親詣邑令。
令拘無賴輩。各笞四十。械禁嚴追。不數日。田地馬牛。悉歸。

故主黃將歸。如引兒泣拜曰。妾非世間人。叔父所知也。今以此子
妻叔父矣。黃曰。老夫一息尚在。無不為臣處。黃去。女盤查就
儲。說兒於妻。乃具饌為夫。祭掃。半日不返。視之。則杯饌
猶陳。而人杳矣。

吳史氏曰。不絕人嗣者。人亦不絕其嗣。此人也。而實天也。至
座有良朋。車裘可共。迨宿莽既滋。妻子凌夷。則車中人
望。自然去之矣。死友而不忘。感恩而思所報。獨何人哉。
嗚乎。倘爾多財。吾為爾宰。

○于中丞

于中丞。剛龍。按節至高郵。適巨紳家將嫁。女裝奩甚富。夜被

穿窬、席捲而去。刺史無柰。公令諸門盡閉。止留一門。故行人出入。吏目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閭閻。城戶口各歸第宅。候次日查點。搜掘務得贓物所在。乃陞署吏目。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捉之。過午得二人。一身之外。并無行裝。公曰。此真盜也。二人詭辨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見袍服內着女衣二襲。皆奩中物也。蓋怨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携。故密着而屢出之也。

又公為宰時。至鄰邑。早旦經郭外。見二人以床昇病人。覆大被。枕上露髮。上簪鳳釵。一肢側壓牀上。有三四健男夾隨之時。更番以手擁掖。全壓身底。似恐風入。少頃。息肩路側。又使一人更相為荷。于公過。遣隸回問之云。是妹子垂危。將送歸夫家。公行

二三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而入。遂以白公。上謂其邑宰。城中得無有劫寇否。宰曰。無之。時公全巖上下薛達。故即被盜賊劫殺。亦隱忍而不敢言。公就館舍。囑家人細訪之。果有富室。被強寇入家。劫略而死。公喚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大盜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首哀泣。求為死者雪恨。公叩關。住見邑宰。差徒使四鼓出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鞠而伏。詰其病婦何人。盜供是夜同在柵櫺。故與妓女合謀。置金床上。令抱卧至窩處。始瓜分耳。共服于公之神。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公曰。此甚易解。但人不關心耳。豈有少婦在床。而容入手。容余底者。且易肩而行。其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

必有物矣。若病婦昏惰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止見男子，並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其為盜也。

○○○續女

紹興有寡媪，夜績，忽一少女推扉入，笑曰：「姥姥無乃勞乎？視之年十八九，儀容秀美，袍服炫麗。」媪驚問何來，女曰：「憐媪獨居，故來相伴。」媪疑為鬼，門止人苦相詰，女曰：「媪勿懼，妾之孤亦猶媪也。我愛媪潔，故相就，而免岑寂，固不佳耶？」媪又疑為狐，默然猶豫，女竟升床代績，曰：「媪無憂，此等生活，妾優為之，定不以口腹相累。」媪見其溫婉可愛，遂安之。夜深謂媪曰：「携來余桃，尚在門外。」出視，時煩投之，媪出，果得衣一襲，女解陳榻上，不知是

何等錦繡香滑無比。媪亦設布被與女同榻。羅衾甫解，異香滿室。既寢，媪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女子枕邊笑曰：「堯上自猶妄想耶？」媪曰：「無之。」女曰：「既不安想，奈何欲作男子？」媪愈知為狐，大惧。女又笑曰：「願作男子，何心而又懼我耶？」媪益恐。股戰權床。女曰：「嗟乎！胆如此大，遂欲作男子。」賢相告我，真仙人。然非禍汝者，但須謹言，衣食自足。媪早起，拜於牀下。女出，臂挽之，膏膩如脂，熱香噴溢。肌一着人，覺皮膚鬆快。媪心動，復涉遐想。女哂曰：「淫子，懺悔終止，心又何處去矣？使作丈夫，當為情死。」媪曰：「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由是兩心決洽，日同榻視所繡，勻細生光，織為布，晶瑩如錦，價較常三倍。媪出則為其戶有。」

訪媼者輒於他室應之居半載無知者後媼漸漫於所親里中
姊妹行皆托媼以求見女璩曰汝言不慎我將不能久居矣媼
悔失言深自責而求見者日益衆至有以勢迫媼者媼泣自
陳女曰若謂女伴見亦無妨恐有輕薄兒將見狎侮媼復哀
懇始許之越日老媼少女香烟相屬於道女厭其煩無貴賤悉
不交語惟嘿然端坐以聽朝恭而已鄉中少年聞其美神歎傾
動媼悉絕之有鬻田者邑之名士傾其產以重金啗媼媼諾
為之請女已知之責曰汝賣我耶媼伏地自投女曰汝貪其賂
我慮其痴可以一見然而緣分亦矣媼又伏叩女約以明日生聞
之喜具香燭而往入門長揖女簾內與語問君破產相見將

何以教妻也。生曰。實不敢他有所干。祇以王婦西子。徒得傳聞。如不以冥頑見棄。俾得一擲眼界。下廟已足。若休咎自有定數。非所樂聞。忽見布幙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櫻。無不畢現。似無簾幌之隔者。生意炫神馳。不覺頓拜。已而起。用厚幙沉。聞聲不見矣。悵悵問。竊恨未睹下體。俄見簾下。繡履雙翹。瘦不盈指。生又拜。簾中語曰。君歸休。妾懼憎矣。媿延生別室。烹茶為供。生題南鄉子一調于壁云。隱約近簾前。三尺凌波玉笋尖。照地分明蓮瓣落。纖纖。再着重。拍更。可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綿。但願化為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甘。題畢而去。女覓題不悅。謂媿曰。我言緣分已

畫今不安矣。媪伏地請罪。女曰：罪不在汝，我偶墮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詞污褻。此皆自取，於汝何尤？若不速還，恐陷身情窟，轉劫難出矣。遂撲破出，媪追挽之，轉解已失。

抽腸

萊陽民某，晝卧，見一男子，與婦人握手入，婦黃瘦，將粗欵仰，意象愁苦。男子促之曰：來，某竟其首合者，因假睡以窺所為。既入，似不見榻上有人，又促曰：速之。婦使自坦曾懷，露其腹，七丈如鼓。男子出屠刀一把，用力刺入，從心下直刺至臍，某已有聲。某大惧，不敢喘息，而婦人攢眉急受，未嘗少呻。男子口啣刀，入手於腹，捉腸挂肘際，且挂且抽，頃刻滿臂，乃以刀斫之，舉置几上，還復

袖之几既滿懸椅上椅又滿乃肘數十盤如漁人舉網狀望某
首邊一擲覺一陣熱腥面目喉前覆壁無縫某不能復忍
以手推腸大號起奔腸墮榻前而足被繫冥然而倒家人趨
視但見身繞猪鬃既入審顧則初無所有衆各自謂日炫
未嘗駭異及某述所見始共奇之而室中並無痕迹惟數日
血腥不散

○○○張鴻漸

張鴻漸永平人年十八為郡名士特虛能念趙某貪暴人民共
苦之有范生被杖斃同學念其冤呼鳴部院求張為刀筆之詞
約其共事張許之妻少氏美而賢聞其謀諫曰大凡秀才作事

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勝則人上貪天功。一敗則紛然瓦解。不能成聚。今勢力世界。曲直難以理定。若又孤脫百翻覆。急難首誰也。張服其言。悔之乃定。謝諸生。但為劍詞而去。質審一過。無所可舌。趙以巨金。納大僚。諸生坐結黨被收。又追捉刀人。張懼亡去。至鳳翔界。資斧斷絕。日既暮。踟躕野。無所歸宿。欲詣小村。趨之。老嫗方出園扉。見生問所欲。為張以資告。嫗曰。飲食淋瀝。此都細事。但家無男子。不便留客。張曰。僕亦不敢過望。但容寄宿。門內得避虎狼足矣。嫗乃令入。閉門。授以草薦。罵曰。我惜客無婦。私容止宿。未明宜早去。恐吾家小娘子聞知。將使怪罪。嫗去。張倚壁假寐。忽有龍燈晃耀。見嫗導一女郎出。張急避。

暗處微窺之。二十許麗人也。及門見草蓐。詰姬。實告之。女怒曰。一門細弱。何待客納匪人。即問其人焉。姓張。恨出伏階下。女審詰。和族。色稍霽。曰。幸是風雅士。不妨相留。然老奴竟不聞白。此等草草。豈所以待君子。命姬引客入舍。俄頃酒漿品物精潔。既而設錦榻於榻。張甚德之。因私詢其姓氏。姬曰。吾家施氏。太翁夫人俱謝世。止遺三女。適所見長姑。請也。姬去。張視几上有南華經註。因取就枕上。伏榻翻閱。忽聞華推扉入。張釋卷。復覓冠履。士即榻搯坐。曰。無須。無須。因近榻坐。覲然曰。妻以君風流才子。欲以門戶相托。遂犯瓜李之嫌。得不相避。棄否。張皇然不知所對。但云不相。小生家中固有妻耳。女笑曰。此亦見君誠篤。

顧亦不妨。既不嫌憎，明日當煩媒妁。言已，欲去。張探身挽之。女亦遂留。未曙即起，以金贈張曰：君持作臨眺之資。向暮宜晚來，恐傷人所窺。張如其言，早出。晏歸，羊年以為常。一日，歸頗早，至其處，村舍全無，不勝驚怪。方徘徊間，聞煙云來，何早也。一轉眴間，則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中矣。益異之。與華自內出，笑曰：君疑妾耶？實對君言，妾狐仙也。與君固有夙緣，如之見怪，請即別。張戀其美，亦妾之夜，謂女曰：卿脫仙人，當千里一息耳。小生離家三年，念妾誓不去心，能携我一歸乎？女似不悅，曰：琴瑟之情，妾自分子君為篤。君守此念，彼是相對，細絲者皆妾也。張謝曰：卿何出此言？請云一日夫妻，百日恩義。後日歸，念解時亦

猶今日之念彼也。設得蘇忘故。卿何取焉。女乃笑曰。妾有痴心于妾。願君之不忘。于人。願君之忘之也。然欲暫歸。此復何難。君家咫尺耳。遂把袂出門。見道路昏暗。張逡巡不前。女曳之走無幾時。曰。至矣。君歸妾且去。張停足細認。果見家門。踰堦垣入。見室中燈火猶熒。近以兩指彈扉。四問。誰。張具道所來。內秉燭啓閤。真方氏也。兩相驚喜。握手入帷。見兒卧床上。慨然曰。我去時。兒終及膝。今身長如許矣。夫婦依倚。恍如舊寐。張歷述所遭。問及訟獄。始知諸生有瘦死者。有逐徒者。蓋服妻之逐。見方縱體入懷。曰。君有佳耦。想不復念孤衾中。有零涼人矣。張曰。不念。胡以來也。我與彼雖云情好。終非同類。獨其恩義難

忘耶。方曰：君以我何人也。張審視，竟非方氏。乃以手探
 覓一竹夫人耳。大慚無語。女曰：君心可知矣。分當自此絕矣。猶幸
 未忘恩義。差足自贖。過二三日，忽曰：妾思痴情戀人，終無意味。
 君日怨我不相送。今遠欲至，都便道可以同去。乃向牀頭取竹夫
 人共跨之，令閉兩眸，覺離地不遠。風聲颼颼，移時華落。女曰：
 從此別矣。方將訂焉。女去已渺，悵立少時，聞村犬鳴吠，蒼茫
 中見樹木屋廬，皆故里景物。循途而歸，扉垣叩戶，宛若前
 狀。方氏驚起，不信。夫歸，詰証確實。始挑燈嗚咽而出。既相見，
 涕不可仰。張猶疑尋華之幻弄也。又見牀卧一思如昨，因笑
 曰：竹夫人又携入耶。方氏不解，變色曰：妾望君如歲。枕上啼

痕固在也。甫能相見，全無悲戀之情，何以為心矣。張某其情真，始執管教，數其言其謀，問訟案所結，并如菊華言，方相感愧。開門外有履聲，問之不應，美里中有惡少，久窺方，斃。是夜自別村歸，遙見一人踰垣去，謂必赴淫約者，尾之入甲，故不甚識張，但伏聽之。及方氏亟問，乃曰：「室中何人也？」方辭言無之。甲言竊聽已久，敢將以執姦也。方不得已，以實告。甲曰：「張鴻漸之案未消，即使歸家，亦當縛送官府。方苦哀之，甲詞益狎逼，張忿大，中規把刀直出，刺甲中。顯甲路稍狹，又連刺之，遂死。方曰：「事已至此，罪益加重，君速逃，幸請任其華。」張曰：「丈夫死則死耳，焉肯辱妻累子以求活耶？」卿無顧慮，但念此子勿斷。

書香目即醒矣。天明赴縣自首。趙以欵業中人姑薄懲之。尋由郡解都械禁頗苦。途中遇女子跨馬過。一老嫗捉鞍。盡辭。華也。張欲姬欲語。泪隨聲墮。女返轡。手啓障紗。許曰。表兄也。何至此。張略述之。女曰。依兄平昔。便當掉頭不顧。然予不忍也。寒舍不遠。即邀公役同臨。亦可少助資斧。從去二三里。見一山林樓閣高整。女下馬入。令姬啓舍延客。既而酒炙豐美。似所夙備。又使姬出曰。家中適無男子。張官人即向公役多勸數觴。前途倚賴多矣。遣人指齎數十金。為官人作費。兼耐兩客。尚未至也。二役竊喜縱飲。不復言行。日漸暮。二役徑醉矣。女出以手指械。立脫。與張共跨一馬。

駛如龍。少時促下曰：君止此。妾與妹有青海之約。又為君逗留一晌。久勞盼注矣。張問後會何時。女不答。再問之。推墮下馬。下而去。既曉。問其地。太原也。遂至郡。賃屋授徒。馬托名公子。遷居十年。訪知捕止。沒急。乃復逡巡。東向。既近里門。不敢遽入。俟夜深。而後入。及門。則墻垣高固。不復可越。只得以鞭撻門。久之。妻始出。問。張低語之。喜極。紉入作呵叱聲。曰：都中少用度。即當早歸。尚得遣汝半夜來。入室。各道情事。始知二後逃去。未返。言次。簾外一少婦頻來。張問伊誰。曰：見婦。其問見。各在。曰：赴郡。大比未歸。張涕下。曰：流離數年。兒已成立。不謂能繼書香。卿心血。殆盡矣。話未已。子婦已。濕酒炊飯。羅列。滷几。

張喜慙過望。居數日，隱匿甬屋榻，惟恐人知。一夜方卧，忽聞
 人語騰沸，趨門甚厲。大惧，并起。聞人言曰：有後門否？益惧。
 急以門扇代梯，送張夜度垣而出。然後詣門問故，乃報新貴
 者也。方大喜，深悔張遁，不可追挽。張是夜越蒼穿林，急
 不擇途，及明，因殆已極。初念奉欲向西園之達人，則去京
 都通衢不遠矣。遂入鄉村，急將質衣而食，見一高門，有
 報條粘壁上，近視知為許姓新孝廉也。頃之一翁自內出，
 張迎揖而告以情。翁見儀容都雅，知非賤食者，延入相
 款。因語所往，張托言設帳都門，歸途遇寇，翁留海其少
 子。張略問官闕，乃京堂林下者。孝廉其猶子也。月餘，孝

廉偕一用榜歸。云是永平張姓。十八九少年也。張以鄉譜俱同。暗中疑是其子。然邑中此姓良多。姑默之。至晚解裝。出篋錄。急借披讀。真子也。不覺淚下。共為問之。乃指名曰。張鴻漸。即我是也。備言其由。張孝廉抱父大哭。許叔侄慰勸。始收。悲以喜。許即以金帛函字。致告憲臺。父子乃同歸。方自階。數日。以張在亡為悲。起白孝廉歸。感傷益痛。少時父子並入。駭如天降。詢知其故。始共悲喜。甲父見其子貴。禍心不敢復萌。張益厚遇之。又歷述當年情狀。甲父感愧。遂相交好。

太醫

萬曆間孫誦事少孤。母十九歲守節。孫舉進士。而母已死。

嘗語人曰。我必博誥命。以光泉壤。始不自蓋堂苦節。忽得暴病。秦寓素與太醫善。使人拈之。使者出門而疾益劇。張目曰。生不能揚名顯親。何以見老母地下乎。遂卒。目不瞑。無何太醫至。聞哭聲。即入臨吊。見其狀異之。家人告以故。太醫曰。欲得誥命。即亦不難。今皇后旦臨盆矣。但活十餘日。誥命可得。立命取艾。夾尸一十八處。炷將盡。牀上已呻。急灌以藥。居然復生。囑曰。切記勿食熊虎肉。共誌之。然以此物不常有。頗不閑意。既而三日平復。仍從朝賀。過六七日。果生太子。召賜君臣宴。中使出異品。福賜文武。白片米。然甘美無比。程侯之不知何物。次日訪諸司僚曰。熊膽也。大驚失色。即刻而病。至家遂卒。

○王子安

王子安東昌名士。用于場。至期。望甚切。近放榜時。痛飲大醉。歸臥內室。忽有人白報馬來。王踉蹌起曰。賞錢十千。家人因其醉。誑而安之曰。但請睡。已賞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進士矣。王自言尚未赴都。何得及第。其人曰。汝忘之耶。三場畢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賞錢十千。家人又誑之如前。又移時。一人急入曰。汝殿試翰林。長班在此。果見二人拜牀下。衣冠脩潔。王呼賜酒食。家人又誑之。暗笑其醉而已。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大呼長班。凡數十呼。無應者。家人笑曰。暫卧候。尋他去。又久之。長班果復來。王捷牀頓足。大罵。欽奴。往。長班怒曰。措大無賴。

向與爾戲耳。而真罵耶。王怒。驟起撲之。浴其帽。王亦傾跌。妻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長班可惡。我故懲之。何醉也。妻笑曰。家中止有一媪。晝為汝炊。夜為汝溫足。取何處長班。何汝窮。貴子女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夢醒。始知用此之矣。然猶記長班帽落。身至門後。得一縷帽。如蓋大。共疑之。自笑曰。昔人為鬼。抑揄吾。今為狐。奚落矣。

翼史氏曰。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上仰頭。房上露脚。似秋。和之冷。蚌其出場也。神情恹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州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項。

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帶行坐難
去。則似被繫之孫。忽然而飛。時傳入報條無我。此時神色猝
變。嗒然若死。只似解毒之煙。美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
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炸之
炸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而
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搦戈逐之。無
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瘳。遂似破卵之鳩。只得叩木營
菜。從新另抱矣。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
視之。其可笑孰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頃刻萬緒。想鬼狐
竊笑之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牀頭人醒。寧不啞然失笑哉。

顧得志之况味。不過須臾。詞林諸公。不過經兩三須臾耳。
子安一朝而盡嘗之。則狐之恩與薦所等。

○農婦

邑西磁窑塢有農人婦。勇健如男子。輒為鄉中排難解紛。與
夫異縣而居。大家高第。距淄百餘里。偶一來信宿使去。婦自
赴顏山販陶器為業。有脫餘則施丐者。一夕與鄰婦語。忽起
曰。腹少微痛。想孽障欲離身也。遂去。天明往探之。則見其肩
荷釀酒巨甕。二方將入門。隨至其室。則有嬰兒。綳脚駭問之。蓋
媿後已負重百里矣。故與北庵尼善。訂為姊妹。後闍尼有穢
行。忿然操杖。將往撻楚。衆苦勸乃止。一日遇尼于道。逐批之。

問何罪亦不答。拳石交施。至不能辨。乃釋而去。

吳史氏曰。世言女中丈夫。猶自知非丈夫也。婦并忘其為中。炯矣。其家真自快。與古劍仙無殊。於亦其夫亦唐鏡者流耶。

○金陵乙

金陵賣酒人某乙。每釀成。投水而置。毒焉。即善飲者。不過數盞。便醉如泥。以此得中山之名。富致巨金。早起。見一狐醉卧階邊。縛其四肢。方將覓。狐已醒。哀曰。勿見害。請如所求。遂釋之。輒將已化為人。時巷中孫氏。其長婦患狐為祟。因問之。答云。是即我也。乙窺婦。娣尤美。求狐携往。狐難之。乙固求之。狐邀乙去。入一洞。

中取褐衣授之曰此先兄所遺著之當可去既服而歸家人皆不之見褰衣而出始見之大喜與狐同詣孫氏家見牆上貼巨符畫蛇豸如龍狐懼曰和尚大惡我不往矣遂去乙遣巡近之則真龍盤壁上昂首欲飛大懼亦出蓋孫覓一異賊僧為之厭勝授符先歸僧猶未至也次日僧來設壇作法鄰人共觀之乙亦得處其中忽變色急奔狀如被捉至門外路地化為狐四體猶著人衣將殺之妻子叩請僧命身去日給飲食數月尋斃

○郭安

孫五粒有僧僕獨宿一室恍惚被人攝去至一宮殿見閻羅王

上視之曰悞矣。此非是因遣送遂既歸大悞。移宿他所遂有僚僕郭安者。見榻空闊因就寢焉。又一僕李祿與僮有夙怨。大將甘心是夜操刀入捫之。以為僮也。竟殺之。郭父鳴于官。時陳其善為邑宰。殊不苦。郭哀懇言半生止此子。今將何以聊生。陳即以李祿之為子。郭含冤而退。此不奇於僮之見鬼。而奇於陳之折獄也。

王阮亭曰新城令陳端卷凝性仁柔無斷。王生與哲共居宅于人久不給直訟之官。陳不能決。但曰詩云維鵠有儀。維鳩居之。生為鵠可也。

濟之西邑有殺人者。其婦訟之。令怒立拘。犯至。拍案罵

曰人家切口夫婦直金寡耶即以文配之亦金汝妻寡守
遂判金之此等明決皆是甲榜所志他途不能也而陳
亦尔何達無扣

○折獄

邑之西岷庄有賈某被人殺于途隔夜其妻亦自縊死賈弟
鳴于官時浙江費公禕祖令過親詣驗之見布袱裏銀五錢
餘尚在腰中知非為財也者拘兩村鄰保審質一過殊少端緒
並未榜掠釋散歸農但命約地細察十日一闕白而已踰半年
事漸懈賈弟怨公仁柔上堂辱賤公怒曰汝既不能指名欲
以控格加良民耶呵逐而出賈弟無所仰訴憤葬兄嫂一日

以通賦故逮數人至內一人周成憤責上言錢糧措辦已足而于
腰中出銀杖乘公驗視驗已便問汝家何里荅云某村又問去
西幾里荅云五六里去年被殺賈某係汝何物荅云不識其人
公勃然曰汝殺之尚云不識耶周力辨不聽嚴格之果伏其罪
先是賈妻王氏將語姻家慚無釵飾賂夫使假于鄰夫不肯
事自假之頗甚珍重歸途卸而裹諸袱內袖中既至家探之已
止不敢告夫又無力傍鄰懼慙欲死是日周遠拾之知為賈妻
所遺窺賈他出半夜踰垣將執以求合時溽暑王氏臥庭中
周潛就淫之王氏覺大號周急止之留袱納釵事已婦罵曰
後勿來吾家男子惡犯恐俱死周怒曰我扶柁欄數宿之費

寧一度可償取婦愆之曰我非不願相交梁常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死周乃去于是殺賈夜詣婦曰今某已被人殺請如所約婦聞大哭周惧而逃天明則婦死矣公廉得情以周抵罪共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公曰事無難辨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尸時見銀袱刺萬字文則袱亦然是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信詞說詭變是以確知其真死也

異史氏曰世之折獄者非悠々置之則縲繫數十人而狼藉之耳堂上肉鼓吹喧闐旁午遂頻盛曰我勞心民事也雲板三敲則聲色並進難決之詞不復置念亦待升堂時福桑樹以烹老龜耳嗚呼民情何由得哉余每曰

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則必智。蓋見心若則機出也。隨在
留心之語。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

邑人胡成與馮安同里。世有卻胡父子強。馮在。意交歡。胡
終猜之。一日共飲薄醉。頗傾肝胆。胡大言勿憂貧。百金之產
不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色曰。實相告。昨途遇
大高。戴厚裝來。我類趨于南山。督井中矣。馮又笑之。時胡有
妹夫鄭倫。託為說合田產。寄數百金于胡家。遂盡出以炫
馮。信之。既散陰。以狀報邑。公拘胡對勘。胡言其實。問鄭
及產主。皆不訛。乃共驗諸督井。一役絕下。則果有無首之尸
在焉。胡大駭。莫可置辯。但稱寬苦。公怒。擊喙數十日。確有

証據尚叫屈耶以死囚具禁制之尸戒勿出惟曉示諸村使尸主投狀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為凶者妻言夫何甲揭數百金作質易被胡殺死公曰并有死人恐未必即是汝夫婦執言甚堅公乃命出尸于井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却立而號公曰真犯已得但骸體未全汝暫歸待得死者即招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喚胡出呵曰明日不將頭至當械折股押去終日而返詰之但有號泣乃以梏具置前作刑勢却又不刑曰想汝當夜扛尸忙迫不知墜落何處奈何不細尋之胡哀祈容急覓公乃問婦子女幾何答曰無問甲有何戚屬但有堂叔一人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

如此其何以為生矣。婦乃哭叩求憐憫。公曰：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即結。此案後速與可也。汝少婦勿復出入公門。婦感泣叩頭而下。公即票示里人代覓其首。經宿即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問驗既明，賞以千錢。喚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歲不能成結。埜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遣人。此後亦無他務。但有上台檢馭，止須汝應聲耳。甲叔不肯，飛兩籤下再辯。又一籤下，甲叔懼，應之而出。婦聞，詣謝公。恩公極意慰諭之。又諭有買婦者，當堂閉白。即下，即有投婚狀者。蓋即報人頭之王五也。公喚婦上曰：殺人之真犯汝知之乎？答曰：胡成公曰非也。汝與王五乃真犯耳。二人大駭，力辨寬。

枉公曰我久知其情所以遲而不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尸未出井何以確信為汝夫蓋先知其死矣且甲死猶衣敗絮數百金何所自來又謂王五曰頸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速合耳兩人驚顔如土不能強置一詞并械之果吐其實蓋王五與婦私已久謀殺其夫而適值湖成之戲也乃釋胡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事結並未告刑一人

○ ○ 義犬

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貨貨舟將歸見堤上有屠人縛犬信價賄之養豢舟上舟人固積也窺客裝蕩舟入莽撻刀欲殺賈哀賜以全尸遂乃以毡裹置江中犬見之哀

嗥投水。口啣蓑具。與共浮沉。流蕩不知幾里。達淺灘。乃止。犬
涸出。至有人。鬼。猶哀吠。或以為異。從之。而往。見毳束水中。引
出。斷其繩。客固未死。始言其情。復哀。舟人載還。無涸。將以
伺盜船之歸。登舟失犬。心甚悼焉。抵閩三四日。估楫如林。而
盜船不見。適有同鄉估客。將携俱歸。忽犬自來。望客大嗥。
喚之。却走。客下舟。趨之。犬奔上一舟。啣人脛。肢撻之。不解。客
近呵之。則所嚙。即前盜也。衣服與舟皆易。故不得而認之
矣。縛而搜之。則黃金猶在。嗚呼。一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
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

楊大洪

大洪楊先生。微時為楚名儒。自命不凡。科試後。聞報優等者。時方食。會嘔出間。有楊某否。荅云無不覺。嗒然自喪。噉食入甕。遂成病塊。噎阻甚苦。衆勸念錄道。未公。患無賢。衆錄十金送之行。乃強就道。夜夢人告之云。前途有人能愈吾疾。宜苦求之。臨去贈以詩。有江邊柳下三弄笛。拋向江心莫嘆息之句。明日途次。果見道士坐柳下。因便叩請。道士笑曰。子悞矣。我何能療病。請為三弄可也。因出笛吹之。公觸所發。拜求益切。且傾囊獻之。道士接金擲諸江流。公以所來不易。啞然為惜。道士曰。君未能慧然耶。金在江邊。請自取之。公請視。果然。又益奇之。呼為仙。道士漫指曰。我非仙。彼遠仙人來矣。賺公回頭。

力拍其項曰。俗哉。公受拍。張吻作聲。喉中嚔出一物墜地。播然備而破之。赤絲中裹飯。猶存。病若失。曰。視道士已香。

異史氏曰。公生為河嶽。沒為日星。何必長生。乃為不死哉。或以未能免俗。不作天仙。因而為公悼惜。余謂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聖賢。解者必不議子說之僂也。

○ 查牙山洞

章邱查牙山。有石窟如井。深數尺許。北壁有洞門。伏而引領。望見之。會近村數輩。九日登臨。飲其處。共謀入探之。三人受燈。繩而下。洞高殿。與夏屋等。入數武。稍狹。即忽見底。際一窰。蛇行。可入。燭之。漆。然。暗深。不測。兩人餒而却退。一人奪火而啗之。斃身。

塞而進幸隘處僅厚于堵即又頽高頽微乃立乃行頂上石
參差危將墜不墜而壁嶙嶙岫岫然類寺廟山壘都成鳥獸
人鬼形鳥若飛獸若走人若坐若立鬼罔兩示現忿怒奇
怪七類多醜少妍心凜然作怖畏喜徑夷無少陂遂巡幾百
步四壁開石室門左一怪石鬼面人而立目努口箕張齒舌揮
颯左手作拳觸腰際右手又五指欲撲人心大恐毛森似之遙
望門中有藝灰知有人曾至者乃稍壯強入之見地上列梳篦
泥垢其中然皆近今物非古室也傍植錫壺四心利之解帶
縛頂繫腰間即有旁騶一尸卧西隅兩肱及股四布以橫駭
極漸審之足躡銳履梅花刺底猶存知是少婦人不知何里

斃不知何年衣色黝敗莫辨青紅髮蓬已似管許亂絲粘着觸
膝上目鼻孔各二瓣犀兩行白峴已意是口也存想首顛當有
金珠飾以火近腦似有口氣噓燈已橙已無定焰鱗黃衣動撤
撤復大惧手握頭燈頻喊憶路急奔不敢手索壁恐觸鬼
者物也頭觸石仆即復起冷濕浸頰頰知是血不覺痛抑
不敢呻忿息奔至窰方將伏似有人捉髮住暈然遂絕衆
坐井上俟久疑之又絕二人下探身入窰見髮骨石上血淫已
已殫二人失色不敢入坐愁嘆俄井上又使二人下中有勇者
始健進曳之以出置山山半日方醒言乏鱗已所恨未窮其底
極窮之必更有佳境後章會聞之以凡泥封窰不可復入矣

康熙二十六年間，峯嵒塔之南，石崖崩，現洞口，望之鍾乳
林，如密笋，然深險無人敢入。忽有道士至，自稱鍾離弟
子，言先師遣先至，盡除洞府，居人供以膏火。道士携之
而下，墜石笋上，貫腹而死，報令封其洞，其中必有奇境。
惜道士尸解無回音耳。

○○安期島

長山劉中堂鴻訓，同武弁某使朝鮮，聞安期島神仙所居，
欲命舟往遊，國中臣僚愈謂不可，令侍小張。蓋安期不與
世通，惟有弟子小張，歲輒一至，欲至島者，須先自白，如以
為可，則一帆可至，否則颶風覆舟。輸二日，國王召見，入朝，見一

人俾劉冠柱坐殿上年三十許儀容脩紫問之即小張也劉因自述向往之意示張許之但言副使不可行又出徧視從人惟二人可以從遊遂命舟導劉俱往水程不知遠近但學習如駕雲霧移時已抵其境時方屢寒既至則氣候溫煦山花徧岩谷導入洞府見二叟趺坐東西者見客入漠若罔知惟中坐者起迎客相為禮既坐呼茶有僮將盤去洞外石壁上有一鐵錐銳沒石中僮拔錐水即溢射以瓊承之滿復塞之既而托至其色淡碧試之其涼震齒劉畏寒不飲叟顧僮願視之僮取瓊去叩其殘者仍於故處拔錐溢取而送則芳烈蒸騰如初出于鼎竈異之間以休咎笑曰世外人歲月不知何解人事問

以却老術曰此非富貴人所能為者劉璽辭小張仍送之
歸既至朝鮮備述其異國王嘆曰惜未飲其冷者此先天
之玉液一域可延百歲劉將歸王贈一物紙帛重數斤近
海勿開視既離海急取拆視去盡數百重始見一鏡審之則
儼官龍族歷歷在目方凝注間忽見潮頭高於樓閣洶
已近大駭極馳潮從之疾若風雨大惧以鏡投之潮乃頓落

○○○雲蘿公主

安大業。虛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犬血始止。既長。韶秀。顧影無
倩慧而能讀。世家爭婚之。母夢曰。見當尚主。信之。至十五六。迄
無驗。亦漸自悔。一日。安獨坐。忽聞異香。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
至。即以長毡貼地。自門外直至榻前。方駭疑間。一女即扶婢肩
入。服色容光。映照四堵。婢即以繡墊設榻上。杖女即坐。安倉皇
不知所為。鞠躬便問。何處神仙。勞降玉趾。女即微笑。以袍袖掩
口。婢曰。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聖后屬意。即君。欲以公主下
嫁。故使自來相宅。安驚喜。不知置詞。女亦俯首。相對寂然。安故
好棋。楸枰嘗置坐側。一婢以紅巾拂塵。移諸案上。曰。至日晚。此

不知與粉奩孰勝。安君坐近案，至笑從之。甫三十餘，著婢竟亂之。曰：駙馬負矣。獻子入盒，曰：駙馬當是俗間高手，主僅能襲六子，乃以六黑子實局中，主亦從之。主坐次，輒使婢伏座下，以背受足。左足踏地，則更一婢石伏。又兩小鬟夾侍之。每值安凝思時，輒曲一肘伏肩，上局闌未結，小鬟笑云：駙馬負一子。進曰：主情宜且退。女乃傾身與婢耳語。婢出少頃而還，以千金置榻上。告生曰：適至言宅，湫隘煩以此少致脩飾，落成相會也。一婢曰：此天^月犯天刑，不宜建造。月後吉。女起，生遮止，閉門。婢出一物，狀類皮排，就地鼓之，雲氣哭出，俄頃回合，冥不見物。索之，已杳。母知之，疑以為妖，而生神馳夢想，不能復捨。急于落成，無暇禁。

忌刻日敦。班柳舍一新。先是有棗州生森大用。僑寓鄰坊。投刺於門。生素寡文托他出。又窺其士而報之。後月餘。門外適相值。二十許少年也。宮綈單衣。絨履烏帶。意甚都雅。略與頃談。頗甚溫謹。喜揖而入。請與對奕。互有贏虧。已而設席流連。談笑大愜。明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待殷溢。有小僮十二三許。柏板清歌。又跳擲作劇。生大醉不能行。使令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勝。袁強之。僮得有餘力。荷送而歸。生奇之。明日攜以金。再拜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從素為人簡默。而慷慨好施。市有負債鬻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色。生以此益重之。過數日。詣生作別。贈

象著柳珠等十餘事。白金五百。用助興作。主反金受物。報以東帛。後月餘。樂亭有仕宦而歸者。索資无物。盜夜入執。主人燒鉄甜灼。劫掠一空。家人識表。行牒追捕。鄰院屠氏。執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興。陰懷忌。適有小僕竊象著。賣諸其家。知表所贈。因報太尹。以兵逮舍。值主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衰邁。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尹釋之。生聞母耗。急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斂甫畢。為捕役執去。尹見其少年。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實述其交往之由。尹問其何以暴富。生曰。母有藏鏹。因欲親迎。故治昏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無事。以重金賂

監者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曳近削壁，將推墮。計逼情危，時方急難，忽一虎自叢莽中出，噬二役皆死。卬生去，至一處重樓，疊閣，虎入置之，見雲蘿扶婢出，凄然慰弔，委欲留君，但母喪未卜，寔寔可懷，媵卒到郡自投，保無恙也。因取生胷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拈此結而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稽媵知其寃，銷名令歸。至中途遇袁下騎，執手，備言情況，袁憤然作色，默然無語。生曰：以君風采，何自污也？袁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即遺于路者不拾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留在人間耶？言已，起乘而去。生歸，殯母，已杜門謝。

客忽一日遁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留一婢。希接資
物。與僮分携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明殺人者我也。與人無
涉。並不啓閨。飛簷越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捉生去。
邑宰詞色甚厲。生上堂挹帶。且辨且解。宰不能詰。又釋之。
既歸。益自韜晦。讀書不出。一跛姬執炊而已。服既闋。日掃
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內外陳設煥然。
矣。惟揭畫簾。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手曰。君不信數。
遂使土木為灾。又以苦塊之戚。遲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
反。以得履。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資治具。女曰。勿復須。婢採
積。有着。炎熱如新。出於鼎。酒亦芳烈。酌移時。日已投暮。足

下所踏婢漸都上去。女四支嬌情。足股屈伸。似無所着。生狎抱之。女曰。君暫釋手。今有兩道。請君擇之。生攬項問故。曰。若為棋酒之交。可得三十年聚首。若作床第之歡。可六年諧合耳。君烏取。生曰。六年後再商之。女乃默然。遂相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媼。別居南院。炊爨紡織。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戶常闔。生推之。則自開。他人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惰。女輒知之。每使生往。隨責。無不具服。女無辭言。無响笑。與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斲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膝。輕如抱嬰。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婢子之為。所不屑耳。飛燕原九

姊侍兒屢以輕能獲罪。怒誦塵間。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幽之閣上。以錦襦布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着輕縠。生為製解衣。強使着之。踰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于壓骨。汝一日抱諸膝上。忽覺沉倍。曩昔異之。笑指腹曰。此中有俗種矣。過數日。頻覺食不食。曰。近病患阻。頗思烟火之味。生乃為其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于常人。一日曰。妾質卑弱。不任生產。婢子樊英頗英頗健。可使代之。乃脫裘服衣英。閉諸室。少頃聞兒啼聲。怒亦視之。男也。喜曰。此兒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綉納生懷。俾付乳媪。養諸南院。女自免身。腰細如初。不食烟火矣。忽辭生欲暫歸寧。問返期。答以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

不見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悽
遂領鄉薦終不肯娶每獨宿北院沐其餘芳一夜輾轉在榻
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開群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與約之
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自詡告以秋提意
至必喜女愀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為無足榮辱止折人壽數
耳三日不見入俗憐又深一層矣生由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
欲歸寧生殊悽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穿望且人生合
離皆有定數樽節之則長恣縱之則短也既去月餘即返從
此一年半載輒一行往數月始還生習為常亦不之怪又生
一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

自戚急為卜婚諸媒接踵問其甲子皆謂不合曰吾欲為狼
子治一深園竟不可得當令傾敗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曰記
取四年後。虜氏生女左脇有小贅疣。乃此兒婦當婚之。勿較
其門第也。即令書而誌之。後又歸寧。竟不復返。生每以所
囑告親友。果有虜氏女。生有贅疣。戾賤而行惡。眾咸不齒。
生竟媒定焉。大器于七歲及第。娶雷氏。夫妻相友。父鍾愛之。
可樂漸長。不喜讀書。輒偷與無賴博賭。恒盜物償戲債。父怒
撻之。而卒不改。相戒戒隄防。不使有所得。遂夜出。小為穿窬。
為主所覺。縛送邑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
繫之。楚掠慘棘。幾于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悲得

疾食既減乃為二子立折產書樓閣沃以盡歸大器可棄
怨怒夜持刀入室將殺兄懼中嫂先是主有遺珍純輕奕
雲拾作寢衣可棄斫之火星四射大惧奔出父知病益劇
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年餘
所分田產略盡赴郡訟兄官審知其人奔逐之兄弟之好
遂絕又踰年可棄二十有三度女十五矣兄憶母言欲急為
完婚召至家除舊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良田悉登籍交
之曰數頃薄田為若蒙死守之今老相傳吾弟無行寸草與
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手新婦能令改行無憂凍餒不
然兄亦不能填無底壑也侯雖小女然因慧麗可棄雅

畏愛之所言無敢違每出限以晷刻過期則諾屬不與飲食可棄以此少飲年餘生一子婦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腴數頃母子何患不溫飽無夫焉亦可也會可棄遣粟出賭婦知之彎弓於門以拒之大惧避去窺婦入遂巡亦入婦搯刀起可棄反奔婦遂斫之斷幅傷微血沾鞵履忿極往訴兄不禮焉竟慚而去過宿復至號嫂哀乞泣求先容於婦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殺婦兄不語可棄怒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固作此態實不敢歸也使人覘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可棄已忿息入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床上覓

得厨刀可棄。惧曳戈反走。婦遂出門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納之。俟兄出。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為善。婦持箒。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後年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持白鬚。使膝行焉。

異史氏曰。悍妻妬婦。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後已。豈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丸臟腑。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

章邱李孝廉。善選少。僮不泥。絲竹詞曲之屬。皆精之。兩兄皆登甲榜。而孝廉益佻脫。娶夫人。諫稍已。禁制之。

遂亡去。三年不返。徧覓不得。後得之臨清柵中。家人入見其南向坐。少姬十數左右侍。蓋昏學音藝而拜門牆者也。臨行積衣累笥。悉諸姬所貽。既歸。夫人閉置一室。投書滿案。以長繩繫榻足。引其端自牖內出。貫以巨鈴。繫諸厨下。凡有所需則踴繩。動鈴响則應之。夫人躬設典肆。垂簾納物。而估其耳左持籌。右握管。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富。每耻不及諸姬貴。錮閉三年。而孝廉捷喜曰。三卯而成。吾以汝為解矣。今亦尔耶。

耿進士崧生。章邱人。夫人每以績大佐讀。績者不觀。讀者不敢息也。或相齋相詣。輒究聽之。論文則滄藪作黍。

若恣諧謔。則惡聲逐客矣。每試得平等。不敢入室門。起
等始笑迎之。設帳得金。悉內獻。然毫不取匿。故東主餽道。
恒面致錙銖人。或非笑之。而不知其鑄莫良難也。後為婦
翁延教內弟。足年遊洋。翁謝儀十金。耿受金。送金。夫人
知之曰。彼雖固親。然舌耕為何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
爭。而心終歉焉。思暗償之。於是每歲館金。皆短其數。以
報夫人。積二年餘。得若干數。忽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高。
金數即泐。次日試一臨眺。果拾道金。恰符缺數。遂償岳。後
成進士。夫人猶訶譴之。耿曰。今一行作吏。何得復爾。夫
人曰。諺云。水長則船亦高。即為宰相。寧使大耶。

○鳥語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聞鷓鴣鳴。因告主人。使慎火。問故。答曰。烏云。大火難救。可怕。衆笑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噉其神。好事者追及之。稱爲仙。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乎。適有皂花雀鳴樹上。衆問何語。曰。雀言。初六卷之初六。養之。十四十六。殤之。想其家。雙生矣。今日爲初十。不出五六日。當俱死也。詢之。果生二子。無何。並死。其日。悉符。邑令聞其奇。招之。延爲客。時。群鴨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內室。必相爭也。鴨曰。罷。上偏向他。令大服。其妻妾及唇。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留居署中。優禮之。時。辨鳥言。多奇中。而道士朴野。多肆言。輒無顧忌。令取

愈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為錢以入之一日方坐羣鴨復來金又語之
答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乃為明公會計耳問何詠曰彼云
蠟燭一百八銀珠一千八今慚疑其相譏道士求去不許踰
數日宴客忽聞柱宇客問之答云烏曰丟官而去衆愕然
失色令大怒立逐而出未幾令果以墨敗嗚呼此仙人儼戒
之惜乎危厲熏心者不之悟也

齊俗呼蟬曰稍遷其綠色者曰都了邑有父子俱青社生
將赴歲試忽有蟬落襟上父喜曰稍遷吉兆也一僮視
之曰何物稍遷都了而已父子不悅已而果皆被黜

○○○天宮

朝至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俏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
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飲之自有佳境遂逕去揭尊微嗅
列香四射遂飲之忽大醉冥然罔覺及醒則與一人並枕卧撫之
膚膩如脂麝蘭噴溢蓋女子也問之不答遂與交已以手捫
髻上昏石陰上有土氣酷累墳塚大驚疑為鬼迷因問女子
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風緣勿相訝但
耐居之再入一重門有漏光處可以窺便既而女起閉戶而去久
之腹餓遂有女僮來餉以麵餅帚履使捫索而啖之黑漆不知
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夜矣郭曰晝無天日夜無燈火食爨
不知口度常如此則姪城何殊於羅刹天堂何別於地獄哉

女笑曰：為爾俗中人，多言喜世，故不欲以形色相見。且暗中摸索，妍媸亦當有別。何必燈燭？居數日，幽悶異常。妻請暫歸。女曰：來夕當與君一遊天宮，便即為別。次日忽有小鬟，籠燈入曰：娘子伺即久矣。從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無數，經幾曲高廊，始至一處，堂上垂珠簾，燒巨燭如畫。入則美人華妝南向坐，年約二十許，錦袍炫目，頸上明珠，翹顛四垂。地下昏設短燭，裙底皆照。誠天人也。郭迷亂，失次不覺屈膝。女令婢扶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以送君行。郭鞠躬曰：向覩面不識仙人，實所惶悔。如客自贖，願收為沒齒不二之臣。女顧婢微笑，便命移席臥室。匕中流蕪，繡帳衾褥，香軟使郭就榻坐。飲次，女屢言君離家久。

暫歸亦無妨。更畫一尋。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之。郭仍不言。偽醉墮榻上。枕之不動。女使諸婢扶裸之。一婢排私處曰。箇男子。客貌溫雅。此物何不久也。舉置床上。大笑而去。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甫見仙人神志顛倒耳。女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如嫌洞中快悶。不如早別。郭曰。今有人夜得名。花。聞香。擲幹。而苦無燈火。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燈火。漏下四點。呼婢籠燭。抱衣而送之。入洞。見丹堊精工。寢處褥草棕毡。又許厚。郭解履擁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娟好。戲曰。鄙我不死者。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子宜儘矣。勿復多言。視履端嵌珠如巨。叔。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狎。而仲楚不勝。郭問年幾。何矣。

答云十七問處子亦知情否曰妾非處子然荒疎已三年矣郭研
詰仙人姓氏及其清貫尊行婢曰勿問即非天仙亦異人間若必
知其確耗恐資死無地矣郭遂不敢復問次女果以燭來相就
寢食以此為常一夜女入曰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阻今將冀除
天宮不能復相客矣請以卮酒為別郭泣下請得脂澤為愛
女不許贈以黃金一斤珠百顆三珠既盡忽已昏醉既醒覺四
體如縛糾纏甚密肢不得伸首不得出極力掙側量度牀
下出手摸之則錦被囊裏細繩束焉起坐凝思略見牀樞始
知為己齋中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悞被
仙德然心疑怪之坊間以告知友莫有測其故者被置牀頭香

盈一室。折視則湖鱗得香膏為之。因珍藏焉。後某達官聞而
詰之。笑曰。此賈后之故冠也。仙人烏得如此。雖然。此亦宜
甚。殺之。族矣。有巫常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絕似嚴
東樓家。郭聞之大懼。携家亡去。未幾。嚴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綺帳。雛奴蹂躪。履散明珠。非
權奸之淫縱。豪勢之醜奢。烏有此哉。衝淫莽一擲。金
屋變而長門。唾壺未乾。情田鞠為茂草。空林傷意。
暗燭銷魂。含怨半玉台之前。凝眸寶幄之內。遂使糟印
台上。路入天宮。溫柔御中。人疑仙子。倉楚之惟薄。固不
必羞。而廣田自荒。若亦足矣。

○○喬女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生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問名者。邑有穆生。四十餘。妻死。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手。未幾。穆生卒。家益索。大困。則乞憐其母。頗不耐之。女亦情不復返。惟以紡織自給。有孟生。喪耦。遺一子烏頭。裁周歲。以乳哺之。人急於求配。然媒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辭焉。曰。饑凍若此。從官人得溫飽。夫字不願。然殘醜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孟益賢之。使媒者黃金加幣而悅其母。悅。自詣女所。固娶之。女志終不奪。母慚。願以少女字孟。家人皆喜。而孟殊不願。居無何。孟暴疾卒。女往臨哭。盡哀。孟故

無取黨。死後村中無賴。悉憑陵之家。其携取一空。方謀瓜分其田產。家人又各草創以去。惟一孀抱兒哭。惟中女問得故。大不平。聞林生與孟善。乃踵門而告曰。夫婦朋友人之大倫也。妾以奇醜為世不齒。獨孟生能知我。前雖固拒之。然固已心許之矣。今身死子幼。自當有以報知己。然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兄弟父母。遂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則五倫可以無朋友矣。妾無所多須於君。但以片紙告邑撫孤。則妾不敢辭。林曰。諾。女別而歸林。將如其所教。無賴輩怒。咸欲以白刃相仇。林大惧。闔戶不敢復行。女見數日寂無音。問之別孟氏田產已盡矣。女怒甚。挺身自詣官。詰女屬孟何人。女曰。公宰一邑所懸者。

理耶如其言忘即至戚無所逃罪如真則道路之人可聽也官
怒其言慙訶逐而出女寃憤無伸哭訴於措紳之門某先生
聞而義之代剖于案已櫻之果真窮治諸無賴悉逐所取或
議留女居孟策撫其孤女不肯居其戶使媪抱烏頭從徙出婦
另舍之允烏頭日用所常輒同媪啓戶出果為之營辦已錙銖
無所沾染抱子食匄一如曩昔積數年烏頭漸長為延師教誨
已子則使學操作媪勸使並誦女曰烏頭之養其所自有教純
人之財以教已子此心何以自矜又數年為烏頭積粟數百石
乃聘于名族治其第宅析全歸烏頭泣要同居女從之然紡
績如故烏頭夫婦奪其其女曰我母子坐食心甚不安遂早暮

為之紀理使其子巡行阡陌若為傭然烏頭夫妻有小過輒斥
譴不少低稍不悛則恚然欲去夫妻跪道悔詞始止未幾烏
頭入洋又辭欲歸烏頭不可稍聘幣為穆子完婚女乃析子
令歸烏頭留之不得陸使人于进村為市恒產百畝而後遣
之。後女疾求歸烏頭不聽病益篤嗚曰必以我歸葬烏頭
諾既卒陸以金啗穆子俾合葬于孟及期棺重三十人
不能舉穆子忽仆七孔血出自言曰不肯死何得遂責汝為烏頭
惧拜祝之始愈乃復傳數日修治穆墓已始合厝之

異史氏曰。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為也。彼女
子何知而奇偉如是。若遇九方皋。直牡視之矣。

○○○劉夫人

廟生者彰德人少篤學早孤家貧一日他出暮歸失途入一村有媪來謂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毋深乎生方皇惧更不服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媪引公入一大第有雙鬟籠燈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媪迎曰廉公子至生趨拜媪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乎即設筵婦側坐勸醕甚殷而自已舉杯未嘗飲舉箸亦未嘗食生惶惑屢審問媪笑曰再盡三爵告君知生如命飲婦曰亡夫劉氏客江右遭變遂殞未亡人獨居荒僻日就零落雖有兩孫非鴟鴞即鶻鷹耳公子雖異姓亦三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故遂覩然相見無他頹薄哉

教金欲情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贏餘亦勝案頭螢枯死也
生曰少年書癡恐負重托婦曰讀書之計先于謀生公子
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資出交兌八百餘兩生皇恐固辭婦曰妾
亦知公子未慣趨逐但試為之當無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
合商侶婦曰勿須但覓一樓懸請練之僕為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織
指以下之曰凶姓者吉命僕兩囊金送生出曰服畫滌綾候洗
寶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調良可以乘御即贈公子勿須將臥生
歸夜終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覓役果得凶姓因厚價
招之伍老于行旅又為人懸柱不苟資財悉倚付之往涉荆襄
歲杪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伍力多于常格外另有龍寶

謀同飛酒。不全主知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迎。遂與俱去。見堂上
華筵已設。婦出備極慰勞。生納賢託。即呈簿。婦置不顧。少
頃即席。歌舞鞞鞞。伍亦賜筵外舍。盡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留
守新歲。次日又求積醴。婦曰。後無須爾。妾會計久矣。乃出丹示
生。登誌甚志。並給僕者亦載其上。生曰。夫人真神人也。過數日。館
穀豐盛。待若子侄。一日堂上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設一筵西向。
謂生曰。明日財星臨牀。宜可遠行。今為主介。粗設祖帳。以壯行
色。少間伍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鈺鳴。女優進呈曲目。生命
唱陶朱婦曰。此先兆也。當待曲苑作內助矣。宴罷。仍以全金付
生曰。此行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萬勿歸也。妾與公子所憑者。

存福命所信者在。腸心勿勞計算。遠方之盈絀。吾自知之。生唯上而退。住客淮上。道身為魁賈。踰年利之數倍。然生嗜讀。搥書不怠。書卷所與游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之。漸謝任子伍。桃源薛生與最善。適過訪之。薛一門俱適別業。昏暮無所復之。闌人延生入掃榻作炊。細詰主人起居。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家女。搗邊庭。民間騷動。聞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奴。竟以女送諸其家。至有一夕而得而婦者。薛亦新婚于大姓。猶恐與馬喧動。為大令所聞。故暫遷于鄉。生既留。初更向盡。方將拂榻就寢。忽聞數人排闥入。闈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云。官人既不在家。秉燭者何人。闈人答是蕭公子。遠客也。俄而問者已入袍。

帽光潔。略一舉手。即語邦族。生告之。喜曰。吾同鄉也。岳家誰氏。
答云。無之。益喜。趨出。即招一少年。同入。敬與為禮。卒然曰。實昔公
子某某姓。今以此來。將送舍妹于解官人。至此方知無益。進退
維谷之際。適逢公子。寧非教乎。生以未惠其人。故善。踖不敢應。
慕竟不聽其致詞。急呼送女者。少間二媪。扶女郎入。坐生榻上。晚
之年十五六。佳妙無雙。生喜。始整巾。向慕展謝。又囑閣人行。法
略盡款洽。慕言先世彭德人。女族亦世家。今凌夷矣。聞外祖
遺有兩孫。不知家况。何似。生問伊誰。曰。外祖刻字。曠若。聞在郡
北三十里。生日。僕郡城東南人。去北里頗遠。年又最少。無多交知。
郡中此姓最繁。止知郡北有劉荆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然

貧矣。慕曰：某祖墓尚在彭郡，每欲扶而視，歸葬故里，以噴奔未辦。姑猶遲。今妹子從去，歸訂益決矣。生聞之，說然自任。二慕俱喜，酒數行辭去。生却僕移燈，琴瑟之愛不可勝言。次日薛已知之，趨入城，除別院館生，謂誰交盤已，留伍居肆，裝資返桃源。同二慕啓岳父母骸骨，兩家細小載與俱歸，入門安置已，囊金請主前僕已候于途，從去婦逆見，色喜曰：聞朱公載得西子來矣。前日為客，今日為甥也。置酒迎慶，倍益親愛。生服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母遠近，婦云：勿問，久自知之。乃堆金案上，瓜分為伍，自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孫，生以過多，辭不受。憐然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薪，孫子去此，如速門戶蕭。

條煩公子一營辦之。生諾而金止。收其半。婦強內之。送生出。揮涕而返。生疑怪。問回視第宅。則為墟墓。始悟婦即妻之外祖母也。既歸。贖墓田一頃。封植偉麗。劉有二孫。長即荆解。次玉卿。飲博無賴。皆貧。兄弟請生申謝。主悉厚贈之。由此往來最稔。生頗道其經商之由。玉卿竊意家中多金。夜合博徒數輩。發員墓投之。剖棺露骸。竟無少獲。失望而散。生知墓被發。以告荆解。詣同驗之。入壙。見業上累石。前所分金具在。荆解欲與生共取之。生曰。夫人原留此以待死也。荆解乃囊運而歸。告諸邑宰。訪解甚嚴。後一人賣墳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始知玉卿為首。宰將治以極刑。荆解代哀。僅得賒死。墓內外西家。并力營繕。較前益堅美。

由此廉劉皆富。惟玉卿如故。生及荆卿常河潤之。而終不足供其博賭。一夜盜入生家。執索金貨。生所藏金。皆以千五百為圍。發示之。盜取其二。止有鬼馬在底。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諸野。乃釋之。村衆望盜夫未遠。謀逐之。賊驚遁。共至其處。則金委路側。馬已成瘡。始知馬亦鬼也。是夜止失金劍一枚而已。先是盜執生妻。悅其美。將欲淫。一盜帶面具。力呵止之。聲似玉卿。盜釋生妻。但脫腕劍而去。生以是疑玉卿。然心竊德之。後盜以剗質賭。為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玉卿。宰怒。備極毒。妻兄與生謀。欲為賄脫。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猶時卹其妻子。生後登賢書。數世皆素封焉。嗚呼。贊之字畫形象。甚近乎貧。

如玉卿者可以鑿矣。

王司馬

新城王大司馬，字鎮北。邊時常使匠人鑄一大桿刀，闊盈尺，重百鈞，每按邊輒使四人扛之，齒薄所止則置地上，故全北人投之力撼不可少動。司馬陰以桐木依樣為刀，寬狹大小無異，貼以銀薄，時于馬上舞動，諸部落望見無不震悚。又于邊外埋葦薄為界，橫斜十餘里，狀若藩籬。揚言曰：此吾長城也。北兵至，悉焚而火之。司馬又置之，既而三火，乃以礮石伏機其下。北兵焚薄，藥石盡發，死傷甚衆。既遁去，司馬設薄如前。北兵還望，皆却走，以故帖服若神。後司馬乞骸歸，塞上復警，召再起司馬。時年

八十有三力疾陞辭上慰之曰但煩卿卧治耳于是司馬復至
邊每止處輒卧膝中北人聞司馬至皆不信因假議和將驗
真偽啟簾見司馬坦卧皆望榻伏拜橋舌而退

既亭云今撫順東北谷達城東插柳以界蒙古南至朝
鮮西至山海長亘千里名柳條邊於越者置重典著為令

徵俗

徵人多化物類出院求食有客寓旅邸時見群鼠入米盎驅
之即遁客伺其入驟覆之獸水灌注其中頃之盡斃主人全
家暴卒惟一子在訟官曰原而宥之

遼陽軍

沂水某明季充遼陽軍會遼城陷為亂兵所殺頭雖斷猶不甚死至夜一人執簿來按點諸鬼至某謂其不宜死使左右續其頭而送之遂共取頭樓項上群扶之風聲數行移時置之而去視其地則故里也沂令聞之疑其竊逃拘訊而得其情頗不信又審其頸無少斷痕將刑之某曰言無可憑信但請寄獄中斷頭可假陷城不可假設遼城無恙然後受刑未晚也令從之數日遼信至時日一如所言遂釋之

邑人

邑有鄉人素無賴一日晨起有二人攜之去至市頭見屠人以半猪懸梁上二人便極力推擠之遂覺身與肉合二人亦運去少間

屠人賣肉，操刀斷割，遂覺一刀一痛，徹于骨髓。後有鄰翁來市肉，苦爭低昂，添脂搭肉，片已碎割，其苦更慘。肉盡，乃尋途歸。時日已向辱辰，家人謂其晏起，乃細述所遭，呼鄰問之。則市肉方歸，言其片數斤數，毫髮不遺，崇朝之間，已受凌遲一度，不亦奇哉。

○○○單父宰

青州民某，五旬餘，繼娶少婦，二子恐其復育，乘父醉，潛割畢丸而藥糝之。父覺，托病不言，以之創漸平，忽入室，刃縫綻裂，血溢不止，尋斃。妻知其故，訟于官，械其子某伏駭。曰：余今為單父宰，夫并誅之。

邑有王生者。娶月餘而出其妻。父訟之時。淄寧亭公問王何故出妻。答云不可說。因詰之曰。以其不能產育耳。公曰。妾哉。月餘新婦。何知不產。恠妮久之。告曰。其陰甚偏。公笑曰。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可與單父案並傳一笑。

孫必振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神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共仰視之。上書孫必振三字。是真衆謂孫必汝有犯天譴。諸自為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衆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

首則前舟覆矣。

研石

王仲起言洞庭君山間有石洞高可容舟深暗不測湖水出入其中嘗秉燭泛舟而入見兩壁皆黑石其色如漆按之而軟出刀割之如切硬腐隨意掣為研既出見風則堅凝過于他石試之墨大佳估舟游楫往來甚衆中有佳石不知取用亦頗好奇者之品適也。

○大鼠

萬曆間宮中有鼠大與猫等為害甚劇捕求民間佳猫捕制之輒被敗食適異國來貢獅猫毛白如雲抱枝鼠屋闔

其扉潛窺之。貓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見貓怒奔之。貓避登几上。鼠亦登。貓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衆咸謂貓怯。以爲是無能爲者。既而鼠跳擲漸遲。碩腹似喘。蹲地上。少休。貓即疾下。爪拘頂毛。口齧首領。輾轉爭持。貓聲嗚嗚。鼠聲啾啾。啟扉急視。則鼠首已齧碎矣。然後知貓之避非怯也。待其惰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復。用此智耳。噫。匹夫按劍。何異鼠乎。

武夷

武夷山有削壁千仞。人每于下拾沉者。王塊焉。太守聞之。督數百人作雲梯。將造頂以覘其異。三年始成。太守登之。

將及嶺見大足伸下一椽粗于持衣持大聲曰不下將墮矣
大驚疾下繞至地則架木朽折崩墜無道

岳神

揚州提同知夜夢岳神召之詞色憤怒仰見一人侍神似少為
緩頰醒而辨之釋早詣岳廟默作祈禱既出見藥肆一人絕肖
所見問之知為醫生及歸暴病特遣人聘之至則出方為劑
暮服之中夜而卒或言閻羅王與東岳天子日遣侍者男女
十萬八千衆分布天下作巫醫名勾魂使者用藥者不可不察
也

張不量

賈人某至直隸界忽大雨雹伏禾中間空中云此張不量田勿傷其稼賈私張氏既云不良何反祐護雹止入村訪問其人且問取名之義蓋張素封積粟甚富每春貧民就貸債時多寡不校悉內之未嘗執粟取盈故名不量非不良也衆趨田中見裸穗摧折如麻獨張氏諸田無恙

皂隸

萬曆間。歷城令夢城隍索人服役即以皂隸八人書姓名于牒焚廟中。至夜八人皆死。廟東有酒肆。主故與一隸有素。會夜來沽酒。問款何客。答云。僚友甚多。沽一尊。少叙姓名耳。質明見他役始知其人已死。入廟啟扉。則瓶在焉。貯酒如故。歸視所與錢。

皆紙灰也。金肖八像于廟。諸役得差。皆先時之乃行。不然必遭管龍。

斗飛

邑人某購一牛。頗健。夜夢牛生兩翼飛去。以為不祥。疑有喪失。宰入市。損價售之。以巾裹金。纏臂上。歸至半途。見有鷹食殘兔。近之甚劇。遂以巾頭繫股臂之。鷹屢擺撲。把捉稍懈。帶巾騰去。此雖定數。然不疑夢。不貪拾遺。則走者何遽能飛哉。

刁姓

有刁姓者。家無生產。每出賣許負之術。實無術也。數月一歸。則金帛盈案。共異之。會里人有客于外者。遙見高門內一人。冠華陽巾。言語啁啾。眾婦裝綰之。近視則刁也。因微窺所為。見有問者曰。

吾等眾人中有一夫人在能辨之手。蓋有一貴人婦。假服其中。將以
驗其術也。里人代為刁客。刁從容望空橫指曰。此何雜辨。試觀貴
人頂上。自有雲氣環遶。衆目不覺集視一人。觀其雲氣。刁乃指其
人曰。此真貴人。衆驚以為神。里人歸述其詐。慧乃知雖小道。亦必
有過人之才。不然烏能欺耳目。賺金錢。無本而殖哉。

紅毛毡

紅毛國舊許與中國相貿易。邊帥見其衆不許登岸。紅毛
人固請賜一毡地足矣。帥思一毡所容無幾許之。其人置毡岸上
僅容二人。拉之容四五人。且拉且登。頃刻毡大畝許。已數百人矣。
短刃並發。出于不意。被掠數里而去。

富翁

富翁某商賈多貨其家一日出有少年從馬後問之亦假奉者
籍諾之既至適几上有錢數十少年即以手疊錢高下推壘之
翁謝去竟不與貨或問故翁曰此人必善博非端人也所惠之
技不覺形于手足矣訪之果然

○張貢士

安邱張貢士寢疾仰臥床頭忽見心頭有小人出長僅半尺儒
冠儒服作俳優狀唱崑山曲音調清徹說自自道名貫一與已
同所習節末皆其生平所造四折既畢吟詩而沒張猶記其
梗槩為人述之

高西園云。向讀漁洋先生池北偶談。見有記心頭小人都
為安卯張某事。余素善安卯張卯君。意必其宗屬也。一日晤
間。問及。始知即卯君事。詢其本末云。當病起時。所記崑山
曲者。無一字遺。皆手錄成冊。後其嫂夫人以為不詳。語焚棄
之。每從酒邊茶餘。猶能記其尾聲。常舉以誦客。今並識
之以廣異聞。其詞云。詩云。子曰。都休講。不過是都。平。文。

相傳一却整師訓童子請論語字多亂說全憑着佛留
其尤堪笑者所都平乎文哉為都平乎文哉

一百二十仔村塾中有訓蒙要書多莊農雜字其間草云
佛留一百二十仔惟有莊農打頭最為卻但

玩其語意似自道其生平寥落。脫為農家作塾師。主人
慢之。而為是曲。意者夙世老儒。其卯君前身乎。卯君名

在尋、善溪、穀、蒙、印

元寶

廣東臨江山巉峿巖常有元寶籍石上。巖下波湧舟不可泊。或蕩槳近摘之。則牢不可動。若其人數應得此。則一摘即落。回首已復生矣。

牧豎

兩牧豎入山。至狼穴。已有小狼二。謀分捉之。各登一樹。相去數十步。少頃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倉皇。豎于樹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噪。大狼聞聲仰視。怒奔樹下。號且爬抓。其一豎又在彼樹。致小狼鳴急。狼綴聲回顧。始望見之。乃倉此趨彼跑。號

如前狀。前樹又鳴。又轉奔之。口無停聲。足無停趾。數千往復。奔漸遲。聲漸弱。既而奄奄僵卧。久之不動。監下視之。氣已絕矣。今有豪強子。怒目接劍。若將搏噬。為所怒者。乃闔扇太。豪力盡。聲嘶。更無敵者。豈不暢然自雄。不知此禽獸之威。人故弄之。以為戲耳。

沈俗

李季霖攝篆沅江。初蒞任。見猫大盈堂。訝之。僚屬曰。此鄉中百姓。瞻仰風采也。少間。人畜已半。移時。都復為人。紛上。并去。一日出謁客。肩輿在途。忽一輿夫急呼曰。小人吃害矣。即倩役代荷。伏地乞假。怒訶之後。不聽疾奔而去。道人尾

之後奔入市，覓得一吏，便求檢視。吏相之曰：是汝吃害矣。乃以手拂其膚肉，自上而下力推之，推至少腹，見皮肉墳起，以利刃破之，取出石子一枚，曰：愈矣。乃奔而返。後聞其俗，有身臥室中，手即飛出，入人房闥，竊取財物，設被主覓，繫不令去，則此人一臂不用矣。

○藥僧

濟寧某，偶于野寺外，見一遊僧，向陽捫虱，杖挂葫蘆，似賣藥者。因戲曰：和尚亦賣房中丹否？僧曰：有弱者可強，微者可鉅。立刻見效，不俟經宿，其喜求之。僧解袖，取出藥一丸，如黍大，令吞之。約半炊時，下部暴長，踰刻自捫，增于舊者三之一。猶

未足窺僧起遺竊解袖拈二三丸并吞之俄覺僧若裂筋若
袖頂縮臂棄而陰長不已大懼無法僧返見其狀驚曰子必
竊吾藥矣急與一丸始覺休止解衣自視則鱗然而股斷尾
而三矣縮頭踣跚而歸父母皆不能識從此為廢物日卧街
上多見之者

蛤

此名寄生

東海有蛤饑時浮岸邊兩殼開張中有小蟬出赤綫繫之離
壳數尺獾食既飽乃歸壳始合或潛斷其綫兩物皆死

陵縣狐

陵縣李太史家每見瓶罇古玩之物移列案邊勢危將墜

疑所僕所為，輒怒譴之。僕輩稱怨，而亦不知其由。乃嚴扃
蘇扉，天明復然。心知其異，暗覘之。一夜光明滿室，訝為盜。
兩僕近窺，則一狐卧楨上，光自兩眸出，晶瑩四射。恐其遁，
急入捉之，狐嗙腕肉欲脫。僕持益堅，因共縛之。舉視則四
足皆無骨，隨手槿亡。若帶垂焉。太史念其通靈，不忍殺，覆
以柳器，狐不能出，戴器而走。乃數其罪而放之，怪遂絕。